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輯

沈雲龍主編

庚辛之際月表

王鏡航編

附：庚子傳信錄·榆關記事·燕晉弭兵記

文海出版社印行



## 緣起

庚子夏，拳匪肇禍，喋血京師。僕以末職微員，無從建白，然口欲言而心見及者，已有人言及之，見及之矣。往事追思，殊呼恨恨。幸賴南州羣彥，謹遵朝廷各守疆土之諭，與外人訂互保之約，不至全局糜爛，誠不幸中之大幸也。避兵之餘，有所見聞，輒走筆記之。變興還京後，按月編次，都爲一冊，依太史公月表之例，起庚子五月，迄辛丑十一月，凡二十閱月，因名之曰庚辛之際月表。

光緒二十八年歲次壬寅五月濟甯鏡航氏識

凡例

Ms. 125. 67

- 一 是冊所記均共見共聞之事。一切捉風捕影，諛語微辭，概不敢入。
- 一 是冊名爲月表，自不必按日排注。因仿史書本紀體例，記日皆用干支。惟干支相連者用直接，若甲子乙丑之類，不空一行寫。不相連者用間接，若甲子丙寅之類，空一二行寫。至無日可記者，則但云是日是時，以清眉目。
- 一 二十閱月之中，其要事可記者尙多，因見聞甚隘，不免郢漏遺譏。俟有所聞，再爲補編。
- 一 是冊原爲粗記大略，藉明當時情事。至於詳細記載，自有執史筆者，在。

壬寅端陽鏡航又識

庚辛之際月表

濟甯王鏡航編

光緒二十六年 五月大建壬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朝廷	各國	土匪	各營	京津	各省
辛丑朔 自本年三月 皇帝隨侍皇 太后駐蹕頤 和園至是聞 拳匪之亂屢 降剿匪保教 之諭 己酉命剛毅趙 舒翹前往添	辛丑朔 各國使臣聞 拳匪起事均 致電天津諸 領事徵兵來 京保護 癸卯各國入衛 兵到京共四 百餘人 甲寅英國提督	辛丑朔 拳匪起自山 東蔓延直隸 名為義和團 傳聞自五月 朔焚燒京津 鐵路電線 壬寅自琉璃河 至馬家堡共 燬鐵路百五	辛丑朔 自三月副將 楊福同涑水 縣被戕後提 督聶士成痛 剿拳匪於落 堡總兵梅東 益擊匪於滄 州 癸丑陝西提督	辛丑朔 津郡火車只 開上午一次 保定車未開 隨即停止 乙巳海甸萬壽 山一帶匪徒 入夜故為喧 呶之聲次日 拿獲一人正	辛丑朔 戊申廣東委員 搭解銀元六 千餘金未抵 京為拳匪所 劫 奉天某將軍 奏報拳匪諸 多神奇雖小 兒亦能自行

州撫匪數日	西摩爾帶兵	十里	董福祥所部	法
覆命云已遣	來京為拳匪	丙辰焚彰儀門	至京并薦舉	壬子京城內匪
散	所阻中道折	外西人試馬	陝西匪首李	徒夜間亦喧
辛亥京師亂信	回天津	場	來中	鬧不休齊喊
益急兩宮自	己未奧國使館	丁巳焚京城內	乙卯某軍戕害	燒香二字聲
頤和園還宮	為拳匪所攻	外各教堂	日本書記生	徹雲霄居民
丁巳諭宋慶馬	乙丑荷國使館	戊午焚西什庫	杉山彬於永	一夕數驚
玉崑尅日來	與華俄銀行	教堂未成	定門外	癸丑津郡拳匪
京劇匪	被焚并燬及	辛酉焚正陽門	乙丑武衛中軍	焚燒各處教
士戌派李端遇	新設銀元局	外老德記藥	勇丁勾串土	堂
王懿榮為京	戊辰意國使館	房延燒鋪戶	匪搶劫內地	己未津郡各國
師團練大臣	被焚	數千家并焚	居民京官私	向提督羅榮
乙丑派裕德等	己巳英西摩爾	及正陽門外	第拿獲三十	光索讓大沽
分守九門并	提督取天津	城箭樓	餘人即行正	砲台
諭李鴻章迅	西沽	甲子戕害德國	法梟示	庚申各國兵艦
速來京		使臣克林德	丁卯浙江提督	奪取大沽砲

起火能避鎗  
砲深為可恃

丁卯京師亂益甚寄諭各直省督撫迅派馬步各營入衛京師  
戊辰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奏參拳匪第一摺上  
庚午奉旨令四恆錢號照常開設并諭提督衙門派員妥爲彈壓保護

於東單牌樓北丙寅拳匪進攻東交民巷各國使館戒嚴是時拳匪猖狂不受約束暫歸莊王剛毅統屬之拳匪改東交民巷爲切羊雞鳴街并遍布謠言云中下毒門上抹血等事

馬玉崑所部到京

壬戌以南城士地祠爲團練大臣公所甲子義和團匪首曹福田至津乙丑奉諭於五城添設平糶局是時直隸總督裕祿奏報與洋人接仗獲勝情形并保匪首曹張諸人可以重

光緒二十六年  
六月大建癸未

朝廷

辛未朔

甲戌命倉場總督劉恩溥前往天津招集水會

各國

辛未朔

甲戌各國洋兵取天津東局壬午各國洋兵取天津西局

土匪

辛未朔

甲戌拳匪搶劫馬家堡糧棧數十百石為首者外城炸

各營

辛未朔

甲戌提督馬玉崑所部到津李秉衡親率衛隊兩哨由

京津

辛未朔

甲戌順天府奏請設立官車局乙亥獨流鎮拳

各省

辛未朔

江鄂各督撫至是與各國領事預立互相保護之約

用。是時京城因化銀鑪房全行被焚市面不能周轉即殷實鋪戶亦多閉歇。



乙亥。命各直省。整頓驛站。	丁亥。東交民巷地雷發。奧國使館幾遭其險。	壬午。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奏參拳匪第一摺上。	乙酉。調補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充北洋大臣。	丙戌。奉旨暫停本年鄉試。已簡放者即行撤回。	壬辰。諭各直省。
子橋匪徒趙姓。	壬午。官場中傳言有令義和團接應助戰之說。匪焰由是更熾。	乙酉。拳匪偽傳收復大沽。暗使人乘馬執旗作報捷之狀。是以京城告示有大沽奏捷之語。	己丑。拳匪戕害副都統慶恆。		
江蘇星馳來京。住左安門一帶。布置一切。	乙亥。宋慶到京。提督張春發統領武衛先鋒左軍北上。	癸未。直隸提督聶士成在天津八里台陣亡。			
匪首領張德成到津。	丙子。各國兵破津郡海光寺機器廠。即入據之。	丁丑。劉恩溥奉命到津。住東門內電報局。	癸未。天津水師統領何督砲隊攻紫竹林。	甲申。幫辦軍務宋慶到津。	丙戌。董軍營官朱總兵圍攻
山西巡撫毓賢。在太原省城殺害各國教士教民多命。	癸未。吉林伊通州天主教堂被匪焚燬。	山東巡撫袁世凱。奏請添募四營。駐防武定府屬之埕子口。	山西太原縣有匪徒聚眾闖堂。拿獲多		

將軍督撫一體保護洋商教士  
 戊戌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奏參拳匪并袒護拳匪之王公大臣籍三摺上  
 是時奉諭各國使臣眷屬有願赴天津暫避者著榮祿派委員切實保護毋稍

一家多命奉旨拿獲五人 正法	丁酉拳匪誣指平民為白蓮教黨冤殺無辜男女數十名口於京師西市	戊戌晚拳匪忽傳壇諭令各家鋪戶門首均點紅紙糊燈一時居民竟不敢違
乙酉天津鎮總兵羅榮光在前敵病故	丙戌毅軍統領李大川在陳家溝陣亡軍威由是不振津郡添募盧勇六營歸運司楊統之	戊子津郡行宮後地雷發三處練軍營地雷發十餘處我軍均未受傷
東交民巷使館在翰林院署內中砲死	戊子津郡失守總督裕祿退守北倉馬玉崑派員赴武庫運出鎗彈五百餘箱洋砲二十餘箱遂焚武庫免其責敵	

人正法  
 吉林長春府教堂被匪徒所焚并燬俄人房屋多間

疏虞

光緒二十六年  
七月小建甲申

朝廷

庚子朔  
辛丑命李秉衡  
幫辦武衛軍  
務所有張春  
發陳澤霖萬  
本華夏辛酉  
四部均歸節  
制  
癸卯殺吏部左

七月

各國

庚子朔  
自五月英國  
提督西摩爾  
中道為拳匪  
所阻折回天  
津後屢有戰  
事至是洋兵  
大集遂據天  
津始有聯軍

七月

土匪

庚子朔  
是時拳匪雖  
略有統屬號  
令不能齊一  
朝廷亦明知  
其惡但以真  
偽惘惘之而  
已無如持刀  
橫行毫無顧

七月

各營

庚子朔  
壬寅夏辛酉一  
軍在河西務  
與洋兵接仗  
戰至申張萬  
兩軍先行敗  
退其餘各營  
亦多不能支  
癸卯馬玉崑奉

河南總兵蔣  
尙鈞統領五  
營入衛

七月

京津

庚子朔  
癸丑蔡村失守  
各國聯軍跟  
踪北上不少  
停留  
甲寅河西務失  
守夏辛酉一  
軍奮力擊隊  
護李秉衡退

七月

各省

庚子朔  
己未福建廈門  
山仔頂日本  
教堂被焚幾  
釀事端幸賴  
廈門道延年  
力任保護始  
克息事

侍郎許景澄	名目軍聲亦	忌居民避難	命退紫南苑	至通州
太常寺卿袁	復大振不數	出京者義和	以衛京畿旋	丁巳宋慶自津
飛	日已抵北倉	團爲之保險	又移駐采育	來京宿天甯
丁未諭總理各	矣	但插三字小	癸丑李秉衡所	寺候馬玉崑
國事務衙門	丙午各國兵至	紅旂卽無人	部各營潰於	至商議護駕
竭力保護各	楊村我兵不	過問	楊村	事宜
使館	利	京城外來拳	丙辰李秉衡退	戊午馬玉崑自
辛亥命李鴻章	己未各國兵至	匪聞聯軍暫	至通州之張	南苑拔隊來
爲全權大臣	河西務少停	逼京師均整	家灣自盡死	京
便宜行事	卽進逼通州	頓槍械作還	董軍潰勇由	己未京城亂愈
丙辰殺戶部尙	日軍在前英	鄉之計	京城蜂擁西	急市面皆閉
書立山工部	俄在後法德	己未拳匪仍攻	奔民居官宅	歇各鋪戶均
尙書徐用儀	左右之遂據	東交民巷使	車馬搶奪一	被匪類搶劫
內閣學士聯	其城	館是日砲火	空	一空典鋪尤
元	庚申各國兵自	最烈	陳澤霖一軍	甚
是時京師戒	通州抵京由	庚申洋兵入京	兵敗南奔旋	京城街市已

<p>豐特加派各 京堂分守九 門稽查出入 庚申晨聯軍由 東面猛攻入 京內城震動 皇帝侍皇太 后車駕出西 直門至頤和 園少坐遂幸 昌平州 壬戌兩宮駐蹕 懷來縣 丙寅聖駕至宣 化府駐蹕派 榮祿等十一</p>	<p>東面破城而 入印度兵先 至東交民巷 各國使館解 嚴 壬戌日本兵至 頤和園遂入 據之以後各 國更番居住 至次年春始 行撤退</p>	<p>拳匪棄紅巾 於道路者不 可勝計自此 九城匪徒始 絕迹矣 延慶州知州 秦奎良在署 設立拳壇官 為匪倡查明 革職永不敘 用</p>	<p>即拿問遣戍 戊午交民巷甘 軍撤退換虎 神營接替 庚申提督榮慶 所部隨駕西 行神機營虎 神營八旗練 軍均隨扈提 督馬玉崑率 馬郭張余孫 五分統亦均 隨扈行</p>	<p>見印度人居 民尙以爲回 兵 直隸總督裕 祿退至通州 見事已敗遂 自盡死 庚申日出京城 失守居民雖 紛紛逃避尙 不盡知日夕 聞砲聲甚烈 始悉英國印 度兵已據天 壇 乙丑西什庫教</p>
---	---	--	---	--

人為留京辦事大臣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大建乙酉

朝廷

庚午朔

聖駕駐蹕宣化四日至是啓鑾西幸太原府

各國

庚午朔

各國聯軍既據郡城以理藩院衙門為八國會議公

土匪

庚午朔

洋兵既入京城舊日助清滅洋之拳匪有為洋人奴

各營

庚午朔

陳澤霖所部兵勇潰敗南奔至山東齊甯州界停留

京津

庚午朔

辛未正陽門內城樓災火光通天終夜不滅

堂救兵始至放出教民兩千餘人連日搶掠平則門外南北兩營地面焚燒廟宇房間甚多

各省

庚午朔

辛未黑龍江城失守將軍壽山自戕死之上海道余聯

乙亥。聖駕至山

西大同府。

丙戌。聖駕至太

原省城駐蹕。

以撫院為行

宮。

庚寅。命護理直

隸總督廷雍

剿辦拳匪。奉

旨優恤戶部

尚書承恩公

崇綺殉難。

所。

各國兵隊。追

踪。痛剿拳匪

於良鄉縣。幾

墮其城。

各國軍隊訪

拿著名兇惡

之拳匪十餘

人以鎗斃之。

榜於京師通

衢。

聯軍各隊自

良鄉剿匪回

京。故作義和

團裝束。肖其

形以辱之。

者。有奉洋教

者。聞近畿一

帶。聚集以待

時者。尚有數

萬人。

懷柔縣土匪

起事。戕殺知

縣。焦立奎。并

眷口幕友多

人。京官之避

難往者。亦均

同時被害。

多日。在街市

出賣衣帽首

飾等件。皆北

方打劫所得

者。

保定練軍奉

護督廷雍命。

剿辦拳匪於

蠡縣滿城一

帶。搜獲甚多。

懷柔戕官一

案。經順天府

奏聞。命通永

鎮李安堂認

真。勦辦。悉數

擒獲。盡法懲

洋人在津郡

設一都統衙

門。專理民間

詞訟。裁判等

事。

聯軍在京。分

段。暫轄九城

各地面。南城

外。歸德美二

國管理。出示

居民。劃清界

限。各不相犯。

津郡城垣。經

洋人平燬後。

就舊城基址。

修大馬路四

沅。奉江鄂督

撫。檄就近與

在滬各國領

事。訂互相保

護之約成。

戶部尚書崇

綺。自盡於保

定之蓮池書

院。

江蘇票匪滋

擾。大通。劉坤

一。王之春。黃

少春。先後派

兵。剿辦平之。

光緒二十六年 閏月 <small>小建</small>	朝廷	庚子朔	聖駕駐蹕太原府奉諭定於初八日啓鑾西幸長安丁未兩宮自太原啓鑾西幸諭總兵何乘鰲截留散勇挑選成軍諭提督馬玉
閏月	各國	庚子朔	甲辰意國兵隊往楊村一帶焚燒殺害教民各村莊聯軍襲擊拳匪於涿州壬子法國游騎先至保定省城德意各國繼之遂據其
閏月	土匪	庚子朔	拳匪之死於天津運河南岸赭衣紅巾入望皆是均因妄言能避鎗彈而有恃不恐也噫良鄉縣塔崗之下拳匪死者相枕藉尙
閏月	各營	庚子朔	癸卯德國兵隊至靜海縣舊紮中國勇營各向南退去緣已有停戰之消息也神機營隨扈兵丁文海等在途滋事奏請懲辦
閏月	京津	庚子朔	殺道員譚文煥於天津丙辰北塘砲台失守戊午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李鴻章到京人心稍定
閏月	各省	庚子朔	癸卯奉諭在漢鎮設立轉運分局南省各督撫奏請兩宮不必西幸甲寅保定府失守洋人殺護理直隸總督廷雍

治毋任漏網  
條



己巳朔	朝廷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大建丙戌	旨懲辦 驢擾驛站奉 太監張天順 西陵寢 宗廟社稷東 勳遣官致祭 命慶親王奕 按日具報 探畿甸軍情 寬派弁兵偵
己巳朔	各省	九月	城。是月。德國兵 官率領洋兵 於南城外挨 戶搜查。名為 搜尋軍器。實 則居民應用 物件。無不攜 去。皮衣。鐘表 尤多。半月始 止。
無。	土匪	九月	團。皆紅帕裹首。 紅巾束腰。臭 味薰蒸。數月 無行人。 是時。附近京 畿一帶。拳匪 漏網者。尙聚 集多人。執迷 不悟。仍散布 謠言。以待老
己巳朔	各營	九月	丙辰。管帶前路 糧台哨官高 維助。因沿途 勒索車價。奏 請懲辦。 護軍練兵瑚 圖禮英山。因 強搶民間騾 馬。奏請卽行 懲辦。
己巳朔	京津	九月	
己巳朔	各省	九月	廣東惠州土 匪倡亂。剿辦 平之。 是時。遼陽各 處相繼淪陷。

壬申。聖駕至西 安府駐蹕。以 北院爲行宮。 戊寅初次降旨。 懲處禍首諸 臣。革爵革職。 降謫各有差 已卯。禮部奏請 皇太后萬壽 聖節。請旨遵 行奉懿旨。着 概行停止。	癸酉。俄國兵隊 由山海關而 西。途遇拳匪 多人。卽擊敗 之。 戊寅。俄軍又大 敗拳匪於永 平府附近各 處。 庚辰。德國軍隊 由天津河西 務繞馬家堡 入京。
--	---

統領皖軍吳  
隆海所部兵  
勇。騷擾地方。  
查明革職。其  
營哨各官亦  
均分別降革。

癸未。吏部出示。 令各部院卿 寺等衙門司 員未出京者。 統限三日內 在北城柏林 寺廟內親身 畫到。 是時京師居 民鋪戶漸開 生業。紛紛與 暫轄地面之 各國兵官。公 送萬民牌傘 等件。求其保 護。	乙亥。浙江江山 縣土匪倡亂。 總兵敖天印 剿辦平之。 庚辰。湖北教案 賠款議結。新 州、廣濟、黃梅、 三州縣共賠 八千兩。
--	---

光緒二十六年  
十月大建丁亥

十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朝廷

各國

土匪

各營

京津

各省

己亥朔

己亥朔

無

無

己亥朔

己亥朔

聖駕駐蹕長安

壬寅德國兵隊

壬寅奉旨此次

前往長城一帶

蹕路所經之

直隸各府州

縣豁免一年

之

錢糧

乙巳德國兵隊

甲辰山西各府

沿天津運河

州縣奉旨緩

兩岸而南舊

徵

紫華兵退往

壬子奉懿旨陝

山東

西饑民甚衆

辛亥德奧意三

撥銀四十萬

國兵由宣化

乙巳大學士崑

壬寅山西教安

岡奏請恩賜

賠款議結

大員儒臣詞

英國總教士

臣在京殉難

李提摩太

恤典國子監

定章程七條

祭酒熙元王

共賠款銀五

懿榮唐吉士

十萬兩以

壽富均特旨

統歸山西

賜恤予諡

省學堂經費

不准他項

用

<p>己巳朔 聖駕駐蹕長 安。</p>	<p>朝廷</p>	<p>光緒二十六年 十一月小建戊子 兩交岑春煊 賑濟。 丙辰奉旨派出 慶親王奕劻 大學士李鴻 章為全權大 臣頒給敕書 用寶和局開 議。</p>
<p>己巳朔 辛未西班牙使 臣葛祿領銜。</p>	<p>各國</p>	<p>十一月 府張家口一 帶游弋多日 而回。</p>
<p>無。</p>	<p>土匪</p>	<p>十一月</p>
<p>己巳朔 甲戌拿獲戕害 德國公使之</p>	<p>各營</p>	<p>十一月</p>
<p>己巳朔 甲戌大學士崑 岡初次奏請</p>	<p>京津</p>	<p>十一月</p>
<p>己巳朔 南洋大臣劉 坤一奉到和</p>	<p>各省</p>	<p>十一月</p>

甲戌和議

大綱十

進呈御

奉旨照准

是月奉旨授

王文韶為體

仁閣大學士

- 
- 會同各國公使面交全權大臣和議大綱十二條
  - 一 德國被
  - 害公使建坊
  - 二 懲處禍首諸人
  - 三 停文武考試五年
  - 四 發掘各國墳塚立碑
  - 五 軍火不運入中國
  - 六 損失各國財產賠補
- 

人其人係神機營隊長名恩海聞查拿甚急赴官自首至是定訊明確即就東單牌樓北正法

---

賜恤在京殉難官紳兵丁婦女諸人

---

議條款略有更正  
河南學政朱福誥保薦教職舉貢生員多人  
甘肅學政夏啓瑜奏保教職求賞京銜

---

七 使館界  
內中國人民  
不得居住  
八 大沽砲  
台平燬  
九 海道由  
各國備兵駐  
守  
十 張貼諭  
旨禁止軍民  
仇視  
十一 各國  
通商修改有  
益者中國認  
與更改  
十二 各國

---

---

---

光緒二十六年 正月大建己丑	朝廷	戊戌朔 聖駕駐蹕長 安 庚戌諭除夕元 旦派在京近 支王公照例
十二月	各國	無。 欽差大臣親 見禮節變通 辦理。 此其大略其 細目尙待磋 商。
十二月	土匪	無。
十二月	各營	戊戌朔 己未甘肅提督 董福祥因不 諳交涉奉旨 卽行革職 辛酉各督撫奉
十二月	京津	戊戌朔 辛亥工部主事 夏震武自請 回京見李鴻 章已邀俞允 旋又請充專
十二月	各省	戊戌朔 陝西辦賑不 力各員經岑 春暄奏參革 職降調有差

恭往各處祭

祀行禮

壬子派張百熙

充專使大臣

前往英國弔

唁并致賀旋

即中止

己未降旨再懲

禍首諸臣比

初次加等

壬戌奉諭立山

徐用儀聯元

許景澄袁昶

五人均着開

復原官

癸亥奉諭將從

前禍首諸人

旨令於各防

營中保薦堪

勝專閫之將

材

使奉旨嚴行

申斥

順天學政張

英麟遵例保

舉教職



矯擅各件。提 出銷燬。并降 責躬之詔。	光緒二十七年 正月小建庚寅	朝廷	戊辰朔	聖駕駐蹕長 安。 庚午加等嚴懲 禍首諸人。分 別正法。賜死。 竄謫各有差。 辛未山東被災 各州縣奉旨
	正月	各國	戊辰朔 乙亥各國兵官	帶領軍隊前 往京師西市。 監視官犯處 決并拍照像。
	正月	土匪	無。	
	正月	各營	戊辰朔	辛巳姜桂題補 授甘肅提督。 壬辰馮子材補 貴州提督。張 春發補雲南 提督。夏毓秀 補湖北提督。 均在營視事。
	正月	京津	戊辰朔	甲戌大學士崑 岡二次奏請 賜恤在京殉 難諸人。 乙亥奉旨殺禮 部尙書啓秀。 刑部侍郎徐 承煜於京師
	正月	各省	戊辰朔	甲戌殺前任山 西巡撫毓賢 於甘肅蘭州 府。派何福蔭 監視。 莊親王載勛 自盡於山西 蒲州。

<p>丁酉朔 聖駕駐蹕長</p>	<p>朝廷</p>	<p>光緒二十七年 二月大建辛卯</p> <p>本年上忙新 賦緩徵 庚辰諭山西陝 西河南各督 撫查勘被災 各州縣勿令 小民失所</p>
<p>丁酉朔 戊申各國照會</p>	<p>各國</p>	<p>二月</p>
<p>無</p>	<p>土匪</p>	<p>二月</p>
<p>丁酉朔 補用守備吳</p>	<p>各營</p>	<p>二月</p> <p>不必接任</p>
<p>丁酉朔 甲子內閣奏請</p>	<p>京津</p>	<p>二月</p> <p>西市 庚辰蘆漢鐵路 築至正陽門 外告成是日 午刻開車</p>
<p>丁酉朔 丙寅江西巡撫</p>	<p>各省</p>	<p>二月</p> <p>刑部尚書趙 舒翹左都御 史英年均自 盡於西安 丙子奉天將軍 增祺與俄人 定約九條 山西太原省 城拿獲富有 票匪正法</p>

朝廷	光緒二十七年 三月小建壬辰	安。 庚申禱雨。派桂 春前往太白 山取水。 壬戌奉旨廣西 巡撫于蔭霖 開缺。另簡李 經羲補授廣 西巡撫。
各國	三月	全權大臣續 請懲辦禍從 諸人。 壬戌意大利軍 隊四百餘人 在前門西車 站下火車。由 保定府回京。
土匪	三月	
各營	三月	景琦因在河 南孟縣上社 村肆意淫掠。 經該村人民 將吳景琦毆 傷身死。
京津	三月	在京師柏林 寺驗看月官。 奉旨允准。并 派出睿王魁 斌。大學士崑 岡。尙書徐郃。 徐會灃四人。 每月在柏林 寺行宮殿內 驗看一次。
各省	三月	奏參辦理教 案不善之府 縣革職數人。 廣東紳士楊 澧。黎國廉。梁 慶桂。陳昭常 等。親赴行在。 呈進貢物。奉 旨賞賚賜額。 以褒寵之。 貴州巡撫鄧 華熙。向行在 呈進貢物。

丁卯朔

聖駕駐蹕長安。

己巳奉旨設立

政務處派慶

親王李鴻章

榮祿崑岡王

文韶鹿傳霖

為督辦政務

大臣

辛巳降旨懲處

禍從諸人斬

決軍流革職

降調各有差

論各部院裁

撤書吏

丁卯朔

戊辰德國使館

會晤徐星使

那侍郎周方

伯商議籌措

賠款事宜

己卯美國兵隊

全數撤退回

國南城一帶

換德兵駐紮

是時京官之

後赴行在者

出關後路遇

外國游弋之

兵誤中鎗傷

有死者

無

丁卯朔

庚辰宋慶馬玉

寬所部各軍

調赴河北扼

要駐紮聽候

調遣

提督程文炳

所統援軍全

數撤回

是時提督劉

光才帶領所

部各營在紫

荆關前山後

山一帶扼守

洋兵西竄之

路與洋人小

丁卯朔

辛未在京王公

百官及紳士

商民等均具

摺行在恭請

兩宮回鑾

癸酉大學士崑

岡三次奏請

賜恤在京文

武殉難諸人

癸巳武英殿不

戒於火

丁卯朔

辛未湖南衡州

府教案議結

巡撫俞廉三

松壽均交部

議處

庚辰宜化府教

案議結共賠

款宜化錢平

銀一百四十

萬兩

甲申山西巡撫

岑春暄違旨

拿獲交拿人

犯記名提督

李成金等請

光緒二十七年 四月小建癸巳	朝廷	丙申朔 聖駕駐蹕長安 戊戌王公百官 紳民奏請回 鑾摺上奉旨 俟洋兵撤退 即為定期 庚子諭吏部妥 定選缺章程 不得假手胥
四月	各國	丙申朔 各國兵隊自 據保定省城 後本欲長驅 西向奈節節 為我軍所扼 至是始抵正 定一帶又為 提督劉光才 所持始無意
四月	土匪	無
四月	各營	丙申朔 隨扈陝西錦 字營親兵楊 青雲行兇傷 人至死奏請 即行正法 隨扈神機營 虎神營均奉 旨賞給漕糧 一千石
四月	京津	丙申朔 丁酉大學士崑 岡奏請賜恤 順直所屬殉 難官紳婦女 壬寅大學士崑 岡四次奏請 賜恤在京殉 難諸人 已未大學士崑
四月	各省	丙申朔 兩廣總督陶 模等奏請於 廣州府屬之 北海地方設 立洋務局委 員專辦交涉 事件奉旨允 准 江西教案該
		有戰事相持 甚久
		交行在刑部

吏。

庚戌降旨王公

百官均加恩

賞給半俸。

壬子諭永遠停

止各省例貢。

并奉懿旨開

經濟特科。

丁巳諭定期七

月十九日啓

鑾由河南回

京。

己未奉旨回鑾。

業已定期未

有隨扈差使

各堂官均着

渡溥浩矣。

岡五次奏請  
賜恤在京殉  
難諸人。

結。

庚申湖北襄陽

府教案議結

共賠款銀九

千五百兩。

辛酉議定拳匪

滋事傷害教

士各地方均

停考試五年。

<p>先期回京 以嬰鴻機為 軍機大臣</p>	<p>光緒二十七年 五月大建甲午</p>	<p>朝廷</p>	<p>乙丑朔 聖駕駐蹕長 安</p>	<p>丙寅派那桐為 專使大臣前 往日本致祭 被戕書記生 杉山彬 諭六部各衙</p>
	<p>五月</p>	<p>各國</p>	<p>乙丑朔 壬辰各國兵隊 已定期撤退 至是又展限 一箇月</p>	<p>是時西苑宮 殿災洋人兵 官住居於此 傳聞德國人</p>
	<p>五月</p>	<p>土匪</p>	<p>乙丑朔 當拳匪橫行 之時假公濟 私殺害一家 數命者甚多 至是或經本 家告發或被 官府訪聞拿 交刑部審明</p>	
	<p>五月</p>	<p>各營</p>	<p>無</p>	
	<p>五月</p>	<p>京津</p>	<p>乙丑朔 甲戌東單牌樓 北德國使臣 克林德被害 處所遵約建 坊是日興工</p>	<p>辛卯醇親王前 往德國游歷 自京起程</p>
	<p>五月</p>	<p>各省</p>	<p>乙丑朔 庚午奉命重修 陝西太白山 神祠</p>	<p>甲戌守護西陵 大臣奕謨等 奏請賜恤易 州殉難官兵 婦女</p>

門銷燬無用  
之積案

諭行在各衙

門堂官飭令

司員先後回

京并籌給津

貼路費

已丑奉諭華商

子弟游學外

洋者令各使

臣察看咨送

回華

亦有被焚者

正法榜於西

市者數起

戕害東便門

外王游戎印

變字薊臣之

匪徒是時亦

拿獲正法人

心快之

己亥大學士崑

岡第六次奏

請賜恤在京

殉難諸人

乙亥越南人麥

貴安剿辦蒙

自土匪有功

提督馮子材

奏請獎勵

陝西學政沈

懋奏進陝西

紳士刊刻書

籍多種并將

校刊各員奏

請獎敘

蘆漢鐵路奉

命趕緊修復

接展勿令盡

棄前功



光緒二十七年 六月小建乙未	朝廷	乙未朔 聖駕駐蹕長 安 癸卯奉諭將總 理事務衙門改 為外務部班在 六部之首 派慶 親王奕劻、王文 韶、瞿鴻禨、徐 壽朋、聯芳為外 務部總理會辦、 尚書侍郎等
六月	各國	乙未朔 戊辰各國洋兵 全行撤退所留者 僅保護使館每國 不過百名數十名 而已
六月	土匪	無。
六月	各營	乙未朔 是時提督姜 桂題所部將次抵 京直隸總督出示 居民毋得驚恐
六月	京津	乙未朔 甲辰大學士 李鴻章奏請購買 米石來京平糶以 濟民食 京城自 洋兵全數撤退五 城地面均換練勇 分段管理 壬戌 萬壽聖節京師各 街巷
六月	各省	乙未朔 壬子江西 水災甚重奉懿旨 頒發內帑銀五萬 兩以資賑濟 乙 卯陝西災歉奉懿 旨賞給內帑銀十 萬兩接濟賑務

<p>甲子朔 聖駕駐蹕長安 乙丑奉旨啓鑾 日期改定於</p>	<p>朝廷</p>	<p>光緒二十七年 七月大建丙申</p>	<p>丙子禮部奏萬壽聖節禮儀奉旨王公百官在便殿行禮其餘概行停止</p>
<p>甲子朔 是時各國使館附近兵部街者將太醫院欽天監鴻</p>	<p>各國</p>	<p>七月</p>	
<p>無</p>	<p>土匪</p>	<p>七月</p>	
<p>甲子朔 乙酉奉諭夏毓秀一軍開往潼關便查蹕路尖宿處所</p>	<p>各營</p>	<p>七月</p>	
<p>甲子朔 大學士崑岡第七次奏請賜恤在京殉難諸人</p>	<p>京津</p>	<p>七月</p>	<p>商賈居民均懸燈結彩前後各三日</p>
<p>甲子朔 蘇州所屬沿海七縣被風潮成災甚重奏請截留漕</p>	<p>各省</p>	<p>七月</p>	

八月二十四

日

丙寅奉旨以後

無論河運海

運漕糧一律

改徵折色

已卯奉諭停止

八股取士并

停武舉科

庚辰電諭各海

關兩年以內

禁止販運軍

火進口

諭各直省鑄

造銀元

壬辰奉諭各直

臚寺兵部工

部翰林院六

衙門漸次拆

去改為操場

惟舊有之變

駕庫尚未拆

改

丁鴻臣數營

仍駐紮韓侯

嶺聽調

乙丑崇文門稅

務奏請照常

徵收

甲戌崇文門稅

務暫用木質

關防奏請開

用日期

通州鐵路築

至正陽門東

告成即日開

車

米賑之

雲南副考官

馮恩岷中途

被人奏參奉

旨即行革職

撤回

陝西甯羌州

教案議結紳

士等分別觀

革

上海辦理商

務大臣盛宣

懷奏請整頓

譯書事宜

直隸靈壽縣

知縣成肇慶

省建設武備 學堂并立常 備續備巡警 等軍 癸巳奉懿旨永 遠停止捐納	光緒二十七年 八月小建丁酉	朝廷	甲午朔 聖駕駐蹕長 安 乙未奉諭各直 省府州縣設 立大學中學 小學各等學
	八月	各國	甲午朔 乙卯各國出示 於各城門擴 充使館界址 東至崇文門 西至正陽門
	八月	土匪	無
	八月	各營	無
	八月	京津	甲午朔 丙申大學士崑 岡第八次奏 請賜恤在京 殉難諸人 辛亥大學士李
從容殉難奉 旨照知府例 賜恤并建祠 宣付史館立 傳	八月	各省	甲午朔 湖廣總督張 之洞報効回 鑾經費奉旨 給獎 湖廣總督張

朝廷	光緒二十七年 九月大建戊戌	堂。 癸卯派李紱藻 致祭華嶽。 丁未派陸潤庠 致祭嵩嶽。 癸丑奉懿旨所 有應行新政 均著實力舉 辦。 丁巳皇帝侍皇 太后自西安 啓變由河南 還京師。
各國	九月	北至東單牌 樓南以城牆 爲限定期令 百姓鋪戶作 速遷移。
土匪	九月	
各營	九月	
京津	九月	鴻章二次奏 請賜卹順直 所屬殉難官 紳兵丁婦女。
各省	九月	之洞遵旨進 呈一統志並 天文輿地地 球各圖。

癸亥朔

聖駕至潼關

駐蹕三日

辛未聖駕至靈

寶縣城駐蹕

一日

甲戌雨聖駕駐

蹕觀音堂

戊寅望月有食

之

己卯聖駕駐蹕

河南府

辛巳兩宮親詣

關林龍門香

山拈香

己丑大學士李

癸亥朔

己巳各國出示

所占民間房

屋定期分三

等領價上等

每屋一間給

價銀四十兩

中等三十兩

下等二十兩

無

無

癸亥朔

辛未大學士崑

岡第九次奏

請賜恤在京

殉難諸人

戊寅夜十初刻

京師月食三

十餘分在京

王公百官照

例赴太常寺

救護如儀

戊子大學士全

權大臣北洋

大臣直隸總

督便宜行事

李鴻章薨於

癸亥朔

丁卯陝西巡撫

升允奏參臨

潼縣知縣夏

良材辦差草

率請革職奉

旨改爲交部

議處

乙酉山東惠民

縣黃河漫口

合龍督辦尙

其亨開復革

職處分

戊子江蘇巡撫

肅緝榮學政

李殿林合詞

癸巳朔日有食無	朝廷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大建己亥	鴻章遺摺上 兩宮震悼晉 封二等侯爵 特諡文忠以 王文韶為全 權大臣以袁 世凱為直隸 總督北洋大 臣 辛卯聖駕駐蹕 鄭州
無	各國	十月	
無	土匪	十月	
癸巳朔	各營	十月	
癸巳朔申刻日癸巳朔	京津	十月	京師邸第天 津罷市三日 市民巷哭 辛卯大學士途 岡第十次奏 請賜恤在京 殉難諸人
癸巳朔	各省	十月	具奏請將段 玉裁崇祀金 壇縣鄉賢祠 辛卯陝西太白 山祠宇重修 工竣並摹拓 御製碑文進 呈

之。

甲午聖駕至河

南開封府駐

蹕行宮。

丁酉禮部奏請

皇太后萬壽

聖節奉懿旨

著概行停止

壬子奉旨溥儀

撤去大阿哥

名號。

庚申奉懿旨和

議諸臣加恩

晉爵賞賚有

差。

辛亥劉坤一奏

雲南提督張

春發在清淮

訓練士卒得

力丁憂改為

署任仍駐清

淮奉旨允准

食在京王公

百官照例赴

禮部救護均

如儀。

丁酉大學士崑

岡第十一次

奏請賜卹在

京殉難諸人

壬寅皇太后萬

壽聖節京城

居民鋪戶均

懸燈結彩前

後三日如六

月萬壽時

浙江衢州府

教案議結鮑

祖齡榮銓周

之德均歸入

禍從內加等

定罪。

雲南土富州

改土歸流添

設廣南府通

判分防富州

駐紮駁朝



光緒二十七年  
七月小建庚子

朝廷

癸亥朔

聖駕駐蹕開封府  
丙寅兩宮自開封啓鑾柳園口渡黃是日天氣清和波平浪靜御舟用膳駐蹕新店  
丁卯聖駕至延津遇風駐蹕二日

十一月

各國

癸亥朔

庚寅各國洋人兵官帶領軍隊在正陽門左右迎駕行舉手之禮

十一月

土匪

癸亥朔

是時舊日拳匪之漏網者聞回鑾有期恐有拿辦之令竟有全家逃去不知去向者  
廣西平樂縣下營子地方突有匪徒多人搶掠教堂傷及教士并

十一月

各營

癸亥朔

庚寅姜桂題馬王崑所部各軍隊自蘆溝橋至馬家堡在鐵路兩旁跪迎其餘各營隊均分占地段

十一月

京津

癸亥朔

丙寅大學士崑岡第十二次奏請賜卹在京殉難諸人  
乙亥大學士崑岡第十三次奏請賜卹在京殉難諸人  
庚寅在京王公文武大小官員在永定門

十一月

各省

癸亥朔

庚寅各省被議人員來京迎駕投遞職名者千餘員

癸酉。聖駕駐蹕

彰德府。

甲戌。聖駕入直

隸境。駐蹕磁

州。

癸未。聖駕駐蹕

正定府。

丙戌。聖駕至保

定府。駐蹕三

日。

庚寅。皇上隨侍

太后御火輪

車。自保定啓

轡。未刻還宮。

卽日祭奉先

殿。另日祭各

教民數人。

內石路兩旁  
跪迎。





李秉信撰

庚子傳信錄



## 敘

支那庚子之亂。箸書紀事變者。曰拳匪記事。京津拳匪紀略。西巡大事本末記。種種不可殫述。大抵龐雜而不得要領。吾友小山君。遊支那久。日接其都人士。得悉事變之顛末。箸錄一編。名曰庚子傳信錄。凡廢立之祕畫。與召亂民以排外之本謀。支那人忌諱而不敢斥言者。皆箸焉。誠信史也。或曰。庚子之變。榮祿實爲首謀。蓋以手握重兵之大臣。又最爲太后所親信。豈有發天下之大難而不與聞者。況武衛中軍。日與董軍協攻使館。此固其麾下親軍。豈有不奉將令而自往者乎。乃事變既平。禍首誅竄。榮獨以篤重邦交。彌縫禍亂。論功於朝。列國政府。或以陰有所規取。而相與利用。而不言。史家執筆。將以信今而傳後。固當據實直書矣。今觀小山君之書。罪狀首禍諸人。獨不及榮。其猶直筆之缺憾乎。予既習聞是說。又三復小山君之書。於以歎奸雄藏身之固。而儒者箸書之難也。夫庚子之變。榮祿之惡。皆隱伏於無形者也。其可見者。惟以執政大臣。躬值大變。日以病請假而已。夫奸人舉事。權略最優者也。其深謀密畫。無論事之成敗得失。皆可以進退自得。而必不肯以絲毫瑕疵。授人爲口實。惟至無所得其瑕疵。乃真足以謂奸雄。而一時載筆之士。既求之事迹而不得。又未

可以誅心之論。遽引爲實證。則姑還其事實。明箬其簡默無爲。進退自得已耳。夫天下安有身總一國之大權。值非常之變動。而能簡默無爲者哉。其簡默無爲者。正其計畫一定而無待張皇也。此古今觀人之要道。而史家箬錄之微情也。今小山君之書。其於榮祿。若始終不與於變者。夫戊戌以來。幽其君而奉母后者何人。身值樞廷。手握武衛七軍者何人。乘輿出走。城下乞盟。卽膺全權者何人。而獨庚子夏秋三閱月之頃。則退閒無所事焉。此雖五尺童子。而知其必不然矣。事之所必不然。而小山君箬之。且是義也。惟讀小山君之書而後知之。則是書之彰輝何如哉。吾願持此以告天下之讀是書者。

明治三十五年二月松平直三郎敍



## 自敘

明治三十有三年。支那內亂。害及外人。戕我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而獨逸公使克林德亦遇害。列國使臣同時圍困。朝不保夕。於是英法露獨意奧美。與吾國會師。臨其都城。政府挾皇帝出走。餘黨瓦解。大學士李鴻章奉詔爲全權大臣。航海詣軍前乞和。鴻章請慶親王奔助與俱。既逾年。和議成。列國旋師。皇帝還京。政府再建。是役也。動八國之師。支那亡而復存。識者以爲二十世紀東亞風潮之變象。世界競爭之發端也。方事之殷。列國命將出師。以兵力救一時之急。而預計後日軍事之結果。凡所爲處。分支那使之永絕亂萌。無致後變。因以保本邦之利益。致世界之和平者。莫不以改革其政府。使之除舊布新爲善策也。乃今觀支那之政府。其執權行政之人。固猶是事變以前之執權行政者也。新政有名而無實。禍機潛伏而日深。噫嘻。此豈列國當日所預計以處分支那之善策乎。而今乃環列熟視而無一言。其公使之親被圍攻。備嘗危險者。且日相與周旋於樽俎敦槃之間。其列邦勢力不足副其始念乎。抑外交政策固有不必執一而不變者也。天下之謀國者。惟利便是趨耳。今之筭支那政府者。既嘗躬造詭謀。身負罪狀。而各國又嘗倡言討罪。勸使退休。其得宴然而

有今日者。固不知幾經諛媚干請。宛轉乞憐。列國乃不得已而後許之。是彼今日巍然於支那一國之上者。其進退固視列國喜怒一反手之閒耳。榮進辱退之人。凡可以保權固位。百其道而無不爲。無所謂靳惜也。然則列國之於支那政府。方陰利其爲人。可惟吾意以指揮之。又安肯爲之改良。美使之修內政。講外交。反爲國際之公敵哉。卽其政治腐敗。禍變旋生。亦支那之禍耳。支那之禍。列國之利也。徵之前事而皆然矣。此列國之處分支那。所以不惜變易其初策。而拱手坐視以待來日之變也。雖然。吾國與支那。同洲同種。勢爲唇齒。誼共裳袍。而乃與遠西異族之人。同列並處。高踞於其間。坐待潰決之一日。而進分其一櫛。此凡有心人。宜如何痛哉。夫徒痛何益乎。逆止支那之亂萌。因以杜列國之競進。庶無愧善鄰之道耳。止亂之策不一。要吾書生之所能爲者。莫善乎發明事理之是非。啓民愚而使之智。往者庚子之役。實生於是非之混淆。而支那禮制。爲尊者諱。當日首謀。今猶政府。其必無敢舉當時實況。著書以示其國人者矣。然則以破國大變。而舉國不知其由來。內則邪正忠奸之易位。外則迎拒引抵之失宜。以愚長亂。不旋踵間耳。余既懷不忍卒痛之念。遊燕都歲餘。盡得庚子事變之本末。著錄一冊。名曰庚子傳信錄。不敢自足於文。要無愧於信史。支那乎。吾四萬萬鄰友讀之。其亦可恍然於天下是非之公。凡人民之所以對國家。所以待外域。皆將得其道而

善用之乎。則誠無負東海鯨生掬熱血以相向也。

明治三十五年小山兼信自敘

## 庚子傳信錄

小山李秉信撰

義和拳者起自嘉慶時。祖訓有嚴禁。犯者凌遲。戊戌八月。楊崇伊請太后復出聽政。康有爲以言變法獲罪。所連坐甚多。逢迎干進者。皆以攻康有爲爲名。稍與齟齬。則目爲新黨。罪不測。張仲忻。黃桂鑾。密疏言。皇上得罪祖宗。當廢。太后心喜其言。然未敢發也。已而康有爲走入英。英人庇焉。遂以李鴻章爲兩廣總督。欲詭致之。而英兵衛之嚴。不可得。鴻章以狀聞。太后大怒曰。此仇必報。會立端郡王載漪子溥儀爲大阿哥。天下譁然。經元善連名上書至數千人。載漪恐。使人諷各公使入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載漪漸憤。日夜謀所以報。而義和拳自山東浸淫入畿輔。衆以漸盛。遂圍涿水。縣令祝芾請兵。直隸總督裕祿遣楊福同勦之。福同敗死。進攻涿州。知州龔蔭培告急。順天府尹何乃瑩揣朝旨。格不行。蔭培坐免。太后使刑部尙書趙舒勅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往道之入京師。剛毅等復命。皆力言義民可恃。無他。遂焚鐵路。毀電線。至者數萬人。城中爲壇。場幾徧。其神曰洪鈞老祖。黎山老母。來常以夜。有聲殷然。燎而祠之。匪躍類巫覡。自謂能祝鎗礮。不然。又能入空中。指畫則火起。刀槩不能傷。出則命市人向東南拜。人無敢不從者。以仇敵爲名。

斥上爲教主。太后與載漪謀欲引以廢立。故主之特墜。匪黨出入禁中。日夜無期度。揚言當盡滅諸夷。不受賜。願得一龍二虎頭。一龍謂上。二虎慶親王。奔動大學士李鴻章也。

五月初十日。俄使上書言。亂民日益多。德法籍之。將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方睦。逾二百年。義當告總理衙門。得書不敢上。俄使欲入見。乃封奏焉。亦不答。

十四日。以禮部尙書啓秀。工部侍郎溥興。內閣學士那桐。入總理衙門。而以載漪爲管理。

十五日。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出永定門。董福祥遣兵殺之於道。裂其尸。太后大喜。

十七日。拳匪於右安門內火教民居。無論老幼婦女皆殺之。數十百人爲羣。一僧爲之長。

十八日。拳匪火順治門內教堂。又連燒他教堂甚衆。城門晝閉。京師大亂。連兩日。有旨拳匪作亂。當勤而匪勢愈熾。

二十日。焚正陽門四千餘家。京師官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是日召大學士六部九卿入議。太后笑。相顧逡巡。莫敢先發。吏部侍郎許景澄言。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交民巷使館幾於朝不謀夕。倘不測。未知宗社生靈僭於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蚌不可開。殺使臣非公法。慷慨

獻敵聲震殿瓦。太后目攝之。太常寺少卿張亨嘉言。拳匪不可恃。倉場侍郎長萃在亨嘉後大言曰。此義民也。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載漪載濂等和之。言人心不可失。上曰。人心何足恃。祇益亂耳。今日人喜言兵。然自朝鮮之役。創鉅痛深。效亦可觀矣。況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禦之。載漪言。董福祥善戰。勦叛回有功。以禦夷。當無敵。上曰。福祥驕難用。夷器利而兵精。非同之比。侍講學士朱祖謀亦言。福祥無賴。載漪語不遜。上嘿然。廷臣皆出。而載漪剛毅。遂合疏言。義民可恃。其術甚神。可以報雪仇恥。聞者莫不痛心。詆爲妖孽。知其必亡。然畏太后不敢言也。是日遣那桐許景澄往楊村說敵兵。令無入。遇拳匪劫之歸。景澄幾死。敵兵援使館者。亦以衆少不得達。至落堡而還。

二十一日。又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太后曰。皇帝意在和。不欲用兵。有言和便者。今日廷論可盡爲上分別言。上曰。夷非不可戰。顧中國積弱。兵又不足恃。用亂民以求一逞。寧有幸乎。載漪曰。義民起田間。出萬死不顧一生。以赴國家之難。今以爲亂。欲誅之。人心一解。國誰與圖存。上曰。亂民皆烏合。夷兵能以血肉相搏乎。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爲兒戲。太后度載漪辨窮。戶部尙書立山以心計侍中用事。得太后歡。太后乃問立山。立山曰。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效。載漪色

纒曰。用其心耳。何論術乎。立山敢廷爭。是且與夷通。試遣立山退兵。夷必聽。立山曰。首言戰者。載漪也。漪當行。臣主和。又夙不習夷。不足任。載漪詆立山。漢奸抗辨。太后解之。罷朝。遂遣兵部尙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及立山至使館。告曰。無召兵。兵來則失好矣。

二十二日。又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載漪請攻使館。太后許之。聯元亟言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雞犬皆盡矣。載瀾曰。聯元貳於夷。當殺。太后大怒。命立斬之。會左右救之而止。協辦大學士王文韶言。中國自甲午以後。財細兵單。衆寡強弱之勢。既已不侔。一旦開釁。何以善其後。願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擊案。罵之曰。若所言。吾皆習聞之。若能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斬若。文韶不敢辨。上持許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靈何。太后陽慰解之。景澄舉上衣袂痛哭。太后怒叱之曰。許景澄無禮。不擇而罷。太后意既決。載漪載勳載濂載瀾剛毅徐桐崇綺啓秀趙舒翹徐承焜王培佑又力贊之。遂下詔。褒拳匪爲義民。予內帑銀十萬兩。載漪卽第爲壇。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禁中。由是燕齊之盜。莫不搃腕並起而言滅夷矣。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煙燄漲天。紅巾左握千百人橫行都市。莫敢正視之者。夙所不快。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慘酷無人理。而太后方日

召見其黨所謂大師兄者。慰勞有加焉。士大夫諂諛于進者。又以義和拳爲奇貨。候補知府曾廉。翰林院編修王龍文。獻三策。乞載漪代奏。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含璧與椀何異。則下策也。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御史徐道焜言。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沉。翰林院編修蕭榮爵言。夷狄無父。君殆二千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御史陳嘉言自言從關壯繆得帛書。書言無畏夷。當自滅。曾廉王龍文彭清蔡吳國鏞及御史劉家模。又先後上書。謂義民所之。秋毫無犯。宜令按戶搜殺。以絕亂源。刑部郎中左紹佐請斬郭嵩燾。丁日昌尸以謝天下。戶部主事萬業鑑。至謂曾國藩在天津殺十。六人。償豐大業命。損國體而啓戎心。請議卹。戶部侍郎長麟久廢。請率義民當前敵。太后釋前憾。而用之。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設壇焉。謂之保護。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騫。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江蘇巡撫鹿傳霖。安徽巡撫王之春。湖北巡撫于蔭霖。湖南巡撫俞廉三。廣東巡撫德壽。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端不可開。其言至痛切。山東巡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不聽。遂派載勳剛毅爲總統。比於官軍。然拳



匪專殺自如。載勳剛毅不敢問。都統慶恆一家十三口皆死。載漪瞻慶恆亦不能庇也。戶部尙書立山候補侍郎胡燏棻侍讀學士黃思永通水道沈能虎拳匪欲殺之。燏棻走。沈能虎以賄免。立山思永下獄。其罪則神語也。曰通夷殺遊擊王燮臨之。翰林院編修杜本崇檢討洪汝源兵部主事揚蒞皆指爲教民被傷幾死。

二十三日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議德使克林德輦而先。載漪伺於道令所部虎神營殺之。後者皆反。徐桐崇綺聞之皆大喜。謂中國自此強矣。

二十四日。遂令董福祥及武衛中軍圍攻交民巷。欲盡殺諸使臣。砲聲日夜不絕。屋瓦自騰。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髮。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夷兵纔四百。攻之逾月。董軍武衛軍死者無慮三千人。拳匪亦少有傷亡。不敢復進。將戰而剛毅趙舒翹方坐城樓。張羽旗。剛毅曰。使館破。夷人無種矣。天下自是當太平。舒翹起爲壽曰。自康有爲倡亂。悖逆喜事之徒。雲合而響應。公幸起而芟夷之。略已盡矣。上病且死。又失天下心。不足以承宗廟。幸繼統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義民四起。上下同仇。非太后聖明。公以身報國。盡除秕政。與海內更新。亦難以致今日之效也。古有社稷之臣。今於公見之矣。剛毅大喜。自行酒屬舒翹曰。展如知我。方是時董軍武衛軍因緣劫

殺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鼎、徐桐、工部尚書陳學棻、內閣學士貽穀、副都御史曾廣慈、太常寺卿陳邦瑞，皆僅以身免。其家人多死者。以告榮祿，榮祿不能制。民居市舍數里內，焚掠皆空。使館故用塞門泥爲垣，不能破也。啓秀奏言：使臣不除，必爲後患。五台僧普濟，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攻。曾廉王龍文請引玉泉水灌之。御史彭述謂砲不然，其術固驗。太后亦欲用。山東僧普法，余蠻子周漢三人者，王龍文上書所謂三賢也。普法本妖人，余蠻子以攻剽爲羣盜，至盡發蜀中兵，乃捕得之。而漢有心疾，朱祖謀請毋攻使館，不報。曾廉聞之曰：祖謀可斬也。御史蔣武芬亦請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拳匪既不得志於交民巷，乃往攻西什庫教堂。剛毅帕首揮刀請督戰，拳匪死者數百人。剛毅跳而免。其後崇綺又三往攻之，訖不能入。而載漪爲匪黨論功，除武功傅者數十人，賞賚無虛日。車騎服色擬於乘輿，至自稱九千歲，出入大清門，呵斥公卿，無敢較者。

二十五日，下詔宣戰。軍機章京連文沖草也。以法領事杜士蘭索大沽礮台爲辭，其習礮台先於二十一日失守矣。夷人之攻大沽也，營官封應鼎手然礮傷英兵艦一，而兵大至，遂陷。提督羅榮光走天津，久之仰藥死。而裕祿方報大捷，太后及載漪等皆喜，犒賜將卒有差，白金十萬兩。時有詔徵兵，海內騷然，羽書相望，乃以載漪、徐桐、崇綺奔動主兵事，有請無不從。政在軍府，高下任心，奔

助枝梧其間，不敢發一語，桐以暮年用事，尤驕橫。

六月初四日，遣倉場侍郎劉恩溥至天津招集拳匪，裕祿亦盛言拳民敢戰，連敗夷，夷甚懼，初，敵兵攻西沽，轟士成棄不守，其鄉人移書責之，士成笑曰：「豈怯我耶？」遂連戰八里台，陷陣而死，先是士成得旨勦拳匪，已而朝議大變，士成不自安，至以身殉，君子悲其志焉，士成死，馬玉崑代之，十三日，以李鴻章爲直隸總督，辭不至。

十五日，以廷雍爲直隸布政使，廷杰罷，杰不主義民故也，而雍事之謹，又盡殺西教士之在保定者，十八日，馬玉崑敗於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祿走北倉，從者皆矢，欲草奏無所得紙而罷，久之乃上聞，京師大震，彭述曰：「此漢奸張夷勢以相恫喝也，姜桂題殺夷兵萬，夷方蹙，行且求和矣，不知桂題在山東，不得至天津也。」

十九日，貴州提督梅東益免官，東益勦拳匪滄州，殺三千餘人，河水盡赤，裕祿甚之，東益坐是罷，二十一日，崇綺授戶部尚書，綺之再出也，與徐桐比而言廢立，以是得太后歡，恩眷與桐等。

二十二日，有旨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杉山彬、克林得者，議抵罪，大學士榮祿意也，王文韶附之，載漪大怒，不肯視事，太后強起之。

二十七日。以余庶恩爲喀什噶爾提督。虎恩貪而好色。多大言。納賄於榮祿。將五營。虎恩故善董福祥。福祥之攻使館也。太后問之。曰五日必克。已而言不讎。虎恩與福祥論事。榮祿前語侵之。福祥欲殺虎恩。榮祿以身翼蔽之。乃免。

二十九日。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召見甯壽宮。語移日。李秉衡主戰。且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詰以李鴻章等公奏。秉衡言。此張之洞入臣名耳。臣不與知也。太后聞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決。遂命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

七月初四日。殺許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色獨喜。徐桐曰。是死且有罪。王龍文亦曰。可以懲漢奸。令後無妄言者。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庫。既屢有殺傷。教民亦結羣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謂之白蓮教。以輿載勳。載勳請旨交刑部斬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餘人。號呼就戮。哀不忍聞。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觀者數千人。莫不頓足歎息其冤。彭述蜀曰。此亂民也。不殺之。禍且不測。問之。則曰飛刀營及其屋云。

十一日。北倉失。裕祿自戕死。敵方得天津。盡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倉。炸礮居前。更番迭擊。玉峴散萬金募死士得三百人。薄而前。礮發而三百人者皆死。玉峴力戰三晝夜。大敗。至楊村。

不復能軍矣。榮祿以聞。太后泣問計於左右。以新誅袁許。無敢言者。

十三日。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時以停攻使館。使總理章京文瑞齎西瓜問遺之。而以桂春陳燮龍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欲行。覆書甚媿。彭述請俟其出。張旗幟爲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懾夷。聞者皆笑。是日李秉衡出視師。請義和拳三千人以從。秉衡親拜其長。人各持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謂之八寶。

十五日。張春發。萬本華。敗於河西陽。死者十五六。澆水爲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溺死。廷相故與會。廉王龍文。張季煜。從秉衡入軍。廷相諛附。拳匪比於連文冲。鮑琪豹。而關茸過之。載濂剛毅聯名奏。廷相煽草蕪。陳澤霖自武清移營。聞礮聲。一軍皆潰。秉衡走通州。

十六日。載濂請斬榮祿。王文韶自北倉之敗。又圍攻使館。董福祥。余虎恩。武衛軍。虎神營。神機諸軍皆會。誓必破之以洩憤。

十七日。通州失。秉衡死之。秉衡由丞尉起家。至開府。負清名三十年。及死。而人無惜之者。是日殺徐用儀。立山。聯元。仍以徐承煜監斬。用儀尸橫道。二日無收者。旬日之內。連殺五大臣。詔辭忤。無左證。又欲殺奕劻。榮祿。王文韶。廖壽恆。那桐。會城破而免。

十八日御醫姚寶生下獄。載漪將行大事。寶生洩之。欲殺以滅口。城破。與龔照瑛徐致靖何隆簡黃思永席慶雲皆逸出。是日太后閉秉衡軍敗而哭。願廷臣曰。余母子無賴。實不能相救耶。廷臣愕然皆莫對。議遣王文韶趙舒翹至使館。文韶以老辭。舒翹曰。臣資望淺。不如文韶。且拙於口。亦不能引故事而爭也。榮祿曰。不如與書觀其意。遂遣總理章京舒文持書往。書達使館。約明日遣大臣來以食時相見。及期皆不敢出。時方攻使館。舒文至。董福祥欲殺之。稱有詔乃免。

十九日敵兵自通州踰時而至。董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時日暮北風急。砲聲震天。風雨皆止。二十日黎明城破。敵兵自廣渠門朝陽東便三門入。禁軍皆潰。董福祥走出彰儀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彭述方徧諭五城。謂我軍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福祥起降人爲大將。太后倚信之。疑驕不可制。榮祿嘗召諸將飲。福祥上坐。酒酣。福祥奏語於榮祿曰。仲華榮祿默然不樂。罷酒。彭述嘗言福祥有威名敢戰。夷人憚之。請大用。是日百官無入朝者。徐會澄以工部尙書謝恩。至神武門聞哭聲。內人皆竄出。知城破而走。

二十一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泣而出。上及后皆單袷隨之。至西華門外乘羸車。從者載漪溥僑載勳載瀾剛毅妃主宮人皆委之而去。或走出安定門。道遇潰兵被刦多散。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城

中火起。一夕數驚。

蕭條。狐狸盡出。向

及太后不食已一

濯猶未乾。甘肅布

而國破。賈市李氏

二十二日。至盆道。延

名正學。每朝奏事。

言也。

二十三日。太后易秦

葛衣。永進衣裘。太

二十四日。上及后皆





鄒滑三撰

榆關紀事



## 序

人之心力。盡一分必有一分之益。天下事無所謂不可爲也。設有一境。鋒刃列前。水火環後。而陷其中者。卽此鋒刃水火尙未及身。與及身而尙未致命。秒忽之間。耳目手足必有其因應之宜。足以祛其害。而輕其災焉。人往往望而氣餒。自視其魄。斯乃真不可爲矣。反是而思。衆人頽喪之日。卽豪傑振厲之秋也。庚子秋。聯軍據直隸。俄據東三省。榆關以一丸泥偏處其中。官軍逃竄。郡守被囚。敵艦環集於南。土寇蜂起於北。斯時守土之義。誰復能資諸一縣令哉。且更當日縣令虛與委蛇。僅如近時之辦外交者。關城必爲俄人獨據。其勢力所至。有進無退。則各國抵制之計。必另成一局面。雖欲如辛丑和約。息肩一時。其可得乎。而日俄戰局。亦必與今日全不相似。余三復於榆關紀事一書。而歎俞大令良臣之所處。蒸藜所全甚大。事後思之。足以躊躇滿志。然設使當艱危之日。神一替亂。則自隱之亦甚易耳。嗚呼。讀此者。其可以興矣。鄭紹甫原序。慨其勞績未酬。余以爲惟其未酬而精神乃愈充實耳。余讀其書。余自謂知大令。

光緒三十年七月蘆中窮士謹識。

## 榆關紀事

鄒渭三撰

### 聯軍篇上

八月二十二日。接增將軍來電云。現照會俄官先議停戰。候京中議和。併派員將所獲俄官六名。送赴營口。惟京中尙無確信。無所遵依。希再派妥人赴京。見李中堂慶邸請示主意。隨時電復。切切。刻西路各軍。祇有嚴加防範。海路已備十餘營。惟近日馬賊甚多。昨已電達蘆台。調胡統領殿甲五營來奉。以厚兵力。卽希派妥弁持電赴蘆台。見馮統領。令胡統領迅卽開拔。前來勿延等因。都護商之大令復電云。來電謹悉。已由仁字軍總統訥子安派妥人赴京。見全權請示主意。其派弁持電赴蘆台一節。蘆近津沽僅百里。現雖停戰議和。尙未明降諭旨。尙有不測。西路甚屬空虛。所調馮胡等營。祈酌核辦理。

二十六日卽聞聯軍攻北塘。李鎮臺永邦退守蘆台。大令會同城曰。今聯軍果來矣。何以禦之。有謂毀鐵路橋梁可阻者。有謂洋人垂涎唐山煤礦決不來關者。大令曰。鐵路橋梁決不可毀。海洋

數萬里。尙不能阻洋人之來。區區橋梁。毀亦無濟。且行軍以接濟後路爲重。何僅計及煤礦。聯軍因秦王島不凍。可通輪船。爲後路計。來關必矣。以戰守商之富都統。再三躊躇。無善策。惟以火車停否。電請增帥示。接復電鐵路已飭章守妥議辦理。北塘失守。係何國開仗。請電示。是日聞蘆台勇潰失守。卽電復增帥云。北塘蘆台相繼失守。兵勇潰散。唐山亂甚。今日西車開回車頭。棄於北戴河西。路站长皆逃。應如何辦理。望速示。開仗未悉何國云云。是日唐山楊總辦攜眷乘火車至北戴河。登民舟而去。棄車頭者。卽總辦之車也。其住秦土島之某統領。亦於當日全隊拔去。出北口。其隊下搶海陽當店。沿途訛詐甚多。口內人民。皆切齒。幾爲激變。

閏八月朔。接增帥來電云。英人立旗湯河。保護鐵路。萬勿輕開一鎗。祈傳各營遵照等。因此電。因當時謠言四起。有謂英人已插旗至湯河。站长蕭養溪輕信不問真僞。竟電達增帥。故來電云云。其實毫無影響。然其時人心惶惶。莫知所措。旂兵等聞毋得開鎗之電。皆至都署滋鬧。謂難束手待斃。都護電致增帥云。來電洋人到勿得開鎗等語。當傳各營遵照。惟此際荒唐事甚多。真僞難辨。除由六百里請示外。合先電請示復。當接電。現據錦州電。英人豎旗至湯河。實爲保護鐵路。請傳知各營。毋得妄行開鎗。候該守往見英日德熱商。並請定奪等語。請速傳知一體遵照。復來電云。今早所

發之電。係章守來電所云。頃聞章守已於九點鐘赴關。祈面詢。便悉真偽。是日下午。章太守到關見大令。謂奉將軍命。前往迎洋人。大令力阻曰。洋人不來。無庸迎。若果來。迎亦無益。且關內非將軍轄境。既欲迎。在關候之足矣。不然。恐迎寇之咎。關內人民。必將歸罪於君。太守強欲往。大令不便復阻。臨行謂之曰。至灤州當相機而行。切莫造次。爲人所質。

初二日。太守帶繙譯馬清瑞並站長蕭養溪與僕從乘火車赴唐山。是夜俄人突至。太守即令通事投帖。道來意。俄人不顧。即將馬繙譯扣留。並派兵看守太守之寓。蕭養溪等見勢不佳。皆逸去。僅留太守一人。亦於連夜微服步行而回。至初四日早。抵灤州。甫欲回關。而俄人飭馬繙譯至。謂俄人決不前進。請太守速回唐山。計議一切。太守即來電云。越派繙譯馬清瑞業與俄將見過。說明邀繙旋唐面商。已電詢舜廷。接渠復電即行。至是始知攻北塘至唐山者。乃俄人也。人情愈恐懼。詎料是日章太守隨馬繙譯至唐山。見俄人。俄人遂留爲質。嚴加防範。太守不得脫。始知馬繙譯爲俄人所逼。誘太守以自脫。

初四日。城內謠傳四起。人心惶懼。署中公事。業已停辦。書差逃散者大半。

初五日。大令與都護見太守無消息。遂電詢灤州李刺史博霄。復電云。電悉。章守初二在唐未

見俄將回至灤站。昨通事回已將停戰保民之計轉達俄提督。令章守回唐面商。昨晚專車去矣。慶王札已轉行到。可否請都憲借照會致俄提督。派人送投大令。商之都護。擬辦照會。

初六日。接章太守灤州來電。樾初五日已刻詣軍門。見俄統將蔡而必是機商免戰。保民六條。一附近鐵道各營或撤或退均可。我軍不開鎗。必不進攻。如開鎗。即戰。二經過地方。勿擾商民。各州縣文官照舊辦事。勿遷避。境內鐵路。認真保護。何處損壞。勦滅附近村民。速出示。派人分段照料。三俄兵糧草。由經過各處鋪商代買。俄官驗收。每處羊三十頭。雞五十隻。高糧一萬二千石。草六千斤。白麵乾糧各九百斤。夫五十名。四俄兵到灤州。察看地勢安營。五俄兵到山海關爲止。關外不來兵接仗。俄兵便不出關。六錦州章知府留俟俄兵到關。即回錦州。聞此時太守已在花車派兵看守。寢食不離。僕從皆不能入。由錦署派來劉鑑堂者。帶人送衣服食物。皆不得進。是日俄兵至石門。大令與都護接前電。復電云。均可照辦。惟各營退撤。不能操權。可請太守轉致俄將。戊刻接太守安山來電云。探悉傅相在塘沽初議未洽。故俄人攻北塘。直犯榆關砲台。蓄意甚堅。樾再三與俄將辯論。許我自將各砲位移出。並邀袁欽富都護與俄將距關三十里來會聯好。息兵候和。若不然。以水陸並進。殺害居民。要挾。囑樾電知說明。

初七日住車一日。候電速示轉達。電到時署中書役逃散無人。已四更矣。大令與都護達旦不寐。即復電云。傅相初議未洽。理應靜候再議。因何殺害居民。君奉增帥派往。係爲大局起見。茲奉慶王札飭京津。正在議和之時。俄國何必諄諄以移砲爲事。且弟等未奉明諭。何敢遽然往會。况砲台乃奉旨設立。更非弟等所能擅專。一切情形。宜請軍憲電示。再行電復。關城駐兵十數營。非請示難遽退撤。住車一口。萬難辦理妥洽。請轉致俄將候兩禮拜再議。否則各營并非弟等所能節制。難保不開鎗對敵。可否請速電復。初七早接李刺史來電。俄將昨酉刻拔營東行。來電專送章守。由章電復。兩禮拜太緩。難允。都護與大令閱來電。當復電云。日昨來電。專請軍帥示。據報盛京電不通。已電致錦州加緊飛遞。所云二禮拜太緩。或可一禮拜再來。祈轉達。此電未發。而英差官禧在明同兵官古德帶兵由南海掛中國龍旗。並免戰白旗。且打旗語致砲台。謂登岸議事。砲台答旗語。問人數。復答僅十六人。鄭分統即專馬稟都護請示。大令與訥總統皆在都署。富都護得信。商於大令。派旗官等馳往察看。如果十六人無軍械。即令登岸。旗官至海邊。傳都護語。禱君。果令十六人乘輪登岸。見鄭分統。謂欲見都護與縣官。旗官等領至南關車站。都護與大令同往面談。並問來關何爲。據稱我雖英官奉六國統帥命前來。因聞俄人由北塘據唐山。欲佔關內鐵路。直達東三省。如欲聯俄各國



皆不問。倘有意保全要隘。可將鐵路暫交英國。請速決。大令曰。英能敵俄乎。關內鐵路原有英款。且工程一切皆用英人管理。非不可交於英國。特俄人已至安山。電報飛傳。百般威脅。火車若來。片刻立至。今日所以未到者。因敝縣與都護復電。以各營難撤爲詞。請緩故也。臆君曰。若明日再緩一天。各國兵必可均至。俄國雖大。復何懼哉。大令卽答曰。觀君之意。各國名爲火車而來。實借秦王島以爲接濟後路。我等早已計及。且京城現已停戰議和。若欲假道。未爲不可。我等所以拒俄者。以其蓄意甚深。目前以火車爲詞。將來據我土地。擾我人民。意中事也。倘各國之兵於火車與假道秦王島之外。更有所求。是拒一俄。復揖一俄矣。請君轉致各國。必能約束兵丁。弗入縣城。弗進民宅。弗擾地方。我爲主。各國爲客。來往以禮相待。我等必當瞻諭百姓。各不相犯。否則我責在守土。必當以拒俄者拒各國。營有險。臺有砲。幸勿輕視。臆君笑曰。君言誠是。各國實欲以秦王島爲後路。慮爲俄人先據。且在津沽卽聞君等憂國憂民。苦心孤詣。非一日矣。不願加以干戈。威逼君等。而害百姓。是以令某前來。旗語問答。船始近岸。不敢造次也。掛龍旂。棄鎗登岸。示不戰也。君等不必顧慮。祈速決。共謀拒俄。大令曰。非顧慮也。感君美意。必與各國立約以爲據。庶可宣示百姓。誠恐各國人心不一。他日若有變故。不特我等爲難。將來百姓之怨。必將歸咎於君矣。可不慎哉。臆君曰。然。君等眞實心君。

國者。即刻傳無線電報。催各國提督來關議約。一面在火車站定草約十二條。各執一紙。大約以洋兵不入城。不佔地。不擾民。互相保護爲要領。約成簽字。卽交鐵路。禧君卽將自關至留守營各車站。均插英旗。是日俄兵住安山。因得大令等緩一禮拜之電。竟未前進。都護與大令聞之。宣諭百姓。人心稍定。至酉刻開街。而抓車甚急。南海盛軍五營均開拔。大令派人細探。則鄭分統與各營官率勇隊開鎗三排。皆往撫甯一帶而去。僅將各砲門帶去。而遺砲位子彈。等於空臺。同城皆駭然。禧君亦函究開鎗之故。大令不得已。答所以放空鎗。實致敬外人也。復派練勇四十。保護車站。禧君心稍定。是夜城內外居民。扶老攜幼。東西北三路。車馬步履之聲。絡繹於道。城門達旦不能閉。大令不忍禁。且撫慰之。令勿急急。恐傷人。民皆涕泣。大令亦惘然者久之。與都護皆坐以待旦。

初八日。大令往告禧君曰。各國之兵。若今日至。尙可無事。倘至明日。恐俄人閉之。大隊連夜來關。君等且不免。奈何。禧君答以但斷西路消息。復與古德往秦王島看海口。是日停火車。止電報。並禁西路來往。以免傳言。詎俄人候火車不至。又無電報。心甚疑。密派壓車探至昌黎。因有初七日由關往西者。見英人由海登岸。至車站與大令等見面。遂相傳至昌黎。爲俄人所覺。電稟俄帥。俄帥怒。竟令前隊趕速開車赴關。幸至留守營。見英旗不敢驟駛。延至三更後始到。時車站練勇與英隊。皆

不敢睡。卽禧古二君亦徹夜梭巡。不稍息。俄軍至。見車站有英兵。不敢妄動。遂佔鐵路學堂。是夜署中家丁親隨。僅有四人而已。大令秉燭獨坐。至一點鐘。忽聞城外有火車聲。知俄兵已至。

初九日黎明。車站護勇來報大令。恐其入城。卽速往見禧君。而禧君已往南海。心甚焦急。適富都護派旗官數員亦來南關。遂同見英隊長。請英旗護城。且問各國消息。隊長答云。聞已至南海。請派車二百輛運軍裝。大令曰。城危在片刻。各國兵若速來。尙可保。否則俄人佔城。事無濟矣。請速專馬請禧君。軍裝何必急急。隊長令大令稍待。忽報俄兵已站隊。將入城。大令促隊長曰。倘俄兵入城。奈何。事在呼吸。我速回城堵城門。以待各國何如。隊長猶疑不能答。大令卽與旗官皆奔回。速飭槍堵各門。旗兵練勇均站牆。頃刻間。見南關百姓。往北奔逃者甚多。疑俄人來。細看洋隊分四門而至。旗兵等首先下城大呼。俄人已攻城矣。宜速逃命。皆持鎗望北門而逸。奸猾者意欲趁此劫當鋪。幸大令在街彈壓。都統亦派官持令巡街。奸黨懼。亦隨北去。一時街巷之中。人聲鼎沸。男女老幼。哭涕之聲震天。大令急回署。而練勇等闖至二堂。以索餉爲名。欲劫署。後挾大令出城。大令傳管帶張松發。而松發已帶數人攜鎗而逸。不知去向。復傳幫帶李文奎。亦隨其親梁永福逃去。是時署中僅帳席凌登岳。刑席張君。並僕從王姓。斬姓四五人在左右。其餘皆星散。大令不得已。允練勇加餉。給以

錢不從給以票擲地。非銀元不可。且必請大令速行。大令問何往。曰城北鄉皆可託足。有官在民間。敢不輸餉。大令知松發居心不良。伊先匿。復令練勇挾縣官出城。居爲奇貨。遂各給銀元。且謂衆曰。爾等護我同行。甚好。奈枵腹不能從事。可少待。我入內開飯。畢再行。卽入內室。閉門。一面令僕從私謂衆曰。洋人已滿街。官已越牆去矣。爾等復何待。練勇聞之。當將二堂銀錢等物。搶劫罄盡。一闕而散。大令等始出。飢甚。欲覓食。廚房已無一人。竈已滅。食物已盡。主僕皆忍餓。而洋兵到四門。因門堵不得入。遂由西城越牆繞道。開各門。放鎗。禁人出入。滿街哭涕之聲。復如雷動。署中聞鎗聲。忽疑俄人佔城。從者皆懼。勸大令入民舍少避。大令斥之曰。我爲地方。已至今日。此身尙何足惜。惟苦我民耳。遂攜印服懷刃。與阿芙蓉一匣。坐堂皇。以待。指二堂之門而囑之曰。我若死。爾等能收我尸。卽以此爲棺可耳。俄人若圖我。我有鴉片。儘可從容就義。若辱我。我以利刃。能殺數洋兵而死。亦甚得矣。從者皆流涕。大令談笑自若。從者疑而問曰。主人昨日尙憂容滿面。今危急至此。反色喜。何也。大令曰。爲人莫大於生死。今日乃我報國之日。死得其所。平日千愁萬念。已皆置之度外。此色之所以喜也。少頃。鎗聲稀。哭聲亦漸定。從者探報。始知四門皆各國兵。乃禱公恐俄人佔城。令其趕來護城者。洋兵見城內兵民不分。嘈雜混亂。且逃兵皆持鎗。疑爲匪徒。故開鎗擊阻。立斃數人。皆不敢出。

此哭聲之所以復動也。時有城內官員帶印私逃者。至城門爲洋兵阻回。從此街面皆閉戶。洋人疑其派隊入街探望。民間於門隙窺見。皆謂此城已屬俄人矣。遂不敢出聲。此哭之所以漸定也。大令聞之。卽更朝服。步行至南門。見一日本兵官以筆談。謂禧公有約。聯軍不得入城。何以皆至城內。且以草約示之。日官答以各國兵官未聞此令。大令卽借日官紙筆立書數語。倩日兵送禧公。設法催各帥下令。禁兵入城。其時德兵已到縣署。見禁押各犯已無人看管。德兵碎門皆放出。大令由南門至街。勸各鋪開板。有開者。見洋人復閉。大令無法。步回署。頃聞各國令下。洋兵居然退出。分守各門。大令復出署。由南街至鼓樓。親勸各鋪開門。皆勉強開半門以敷衍。大令復由鼓樓至東西兩街。亦勸各鋪開門。然後步入都署。見都署無一人。直至內。只數僕在。遂與都護談及各國洋兵雖經禧君調出。分駐四門。但恐俄人必不甘心。可否照西路灤州等犒軍之禮。各國皆送牛羊雞鴨等。以盡地主之誼。固可敦睦各國。亦可借探俄人用意。都護以爲然。大令回復。由四街察看地面。見市井蕭然。並無一人行走。旣抵署。欲令從者請董事。無可請。先是各國未到時。大令因俄人至灤州。電詢如何辦理。接復電。由紳董備犒軍各物。詣軍前求保護。竟未騷擾。並據派往前途探聽家丁回報。亦如前。當卽傳集保甲局紳董田國鈞。王志新。郭炳照。馬恩桂等商議。皆願爲預備。以防不虞。至是大令正

焦急無可如何之時。忽西關紳董馬恩桂來署。謂日本佔西關。人民恐懼。請設法保護。大令曰。可令婦女暫避。以觀動靜。恩桂出。忽北街紳董萬勳至。見大令。駭然曰。聞父台已出城北去。衆皆無主。今尙存。可無慮矣。大令問衆紳何在。答曰。紳董惟谷芝瑞等數人。已隨衆逃跑。其餘皆在城內。大令隨命萬勳會集紳商。送牛羊等詣各國軍。各國皆收納。俄人見之。不悅。欲開鎗。紳董回報大令曰。何不並送俄國。衆以無繙譯對。時有紳士余景賢。薦羅東周通俄語。大令令隨衆送禮。送畢。俄官意稍平。大令仍以俄人爲慮。是時各門洋兵。搜搶華人。無所不至。洋人出入無禁止。城內人民未逃者。皆畏懼不敢出。大令復函致禮君。謂已約定弗入關城。弗擾百姓。今皆不遵。奈何。且四門雖蒙各國派兵保守。然搜搶華人特甚。洋人出入皆不問。是直佔城。非保城也。禮君答函謂。各國雖允前議。尙未盡押。非設善法不可。此刻京城雖停戰議和。各國仍與華人爲敵。門兵爲各國派往。其仇視華人。優禮洋人。乃自然之理。爲今日計。惟有請閣下指定何門請何國保護。並派華官會辦。洋兵專爲禁止洋人入城。華人仍歸華官自行盤查。倘華官有因循弊端。惟閣下一面承當。如此庶各國知閣下開誠布公。相待以禮。各國必爭相約束。破除情面。以求無負閣下盛意。大令又與都統商議。各門派官定。函致禮公。並請轉致德國守南門。日本意大利同守西門。英法守北門。俄守東門。禮君如函轉達。

各統領皆樂從。其中俄人雖不滿意。因迫於各國之勢。不得不從。遂各嚴行禁令。調隊各守各門。從此洋人進城者。稍有禁止。華人出入。亦不騷擾。是日德國佔海神廟天后宮。英德同佔寧海城。法佔小營盤及水雷營。意大利佔副中營。日本佔南營並西關南關。其餘南路並鐵道附近民房之逃避無人者。皆爲佔據。同日復有由秦王島登岸各洋隊。據馬坊東西鹽務莊崔各莊白塔嶺一帶者。統計不下萬人。惟俄人由西路火車來者。尙絡繹不絕。幸俄人見關城已有各國。不能獨據。遂注意關外。兵隊雖多。到卽由火車出關。及數日後。俄帥至。以各國已布置保護關城。頗不悅。見禱君。究其故。禱君答以關城文武已與各國提督立約保護。兩不相擾。俄帥竟無法。是日仁字軍見洋人至。卽開鎗。洋人馳往與敵。皆潰散。至北莊一帶。與旗兵潰勇聯爲一氣。搶奪擄掠。無所不至。訥總統查無下落。時旗兵之逃出者。皆奉佐領蘇心一爲首。心一爲衆所逼。不能脫逃。練勇張松發等及綠營皆奉武官梁永福爲首。復約前革縣署盡役郭開江等布散謠言。謂關城爲各國所據。文武皆逃。王法不行。遂恣無忌憚。民不聊生。大令聞之。卽時親書告示數紙。大略謂已與各國議明。兩相保護。各不相擾。關城頗稱安靜。聞北路逃勇旗兵任意搶奪。藐法已極。爾等速辦團練。協力勦捕。倘敢拒敵。准其格殺勿論。如有挾嫌妄殺。照例反坐等因。蓋印飭快役高積山僱人間道往送各莊。交公正紳董張

貼曉諭各莊。因此皆知城存官在。大爲歡悅。自後拒殺著名士棍吳三太爺徐強盜郭開江等數人。民氣始壯。北鄉之未遭塗炭者。皆此時送往示諭之力也。下午四點鐘。大令復率紳董萬勳郭炳照等步詣四街。力勸舖商開門交易。先於各錢當立刻眼同掛牌。復謂之曰。洋兵能遵約不入城。爾等儘可各謀生理。倘不遵約入城搶奪。必將首及錢當。爾等數家。雖閉戶何益。若開門。洋兵卽來。固可早見。並可接之以禮。見勢不行。亦可易於逃命。倘竟以閉門爲得。洋兵使數人杜門。全家不得出。若恃有圍牆。試思能如大沽砲台之堅且固乎。今與爾等約。我爲縣官。境內皆我赤子。痛癢相關。理所當然。我與都護所以冒險而與洋人相約者。其中九死一生。委曲求全。皆爲爾等。自今以後。爾等身家性命。皆視我與都統之力爲安危。倘一有警。速詣署報。必當竭力保全。決不視同膜外。我等視一城之存否爲生死之關鍵。爾等復何懼哉。錢當既開。各舖漸有開者。街市行人亦漸多。大令步回署。忽協台梁立堂便衣匆匆來見。謂有要事相商。請屏左右。密告大令曰。都護且行矣。馬已駕矣。君知之乎。曰。不知。曰。適弟在都署見密封一條。都護拆看。祕藏之。弟因其看留意窺見。大概謂俄兵復來三萬。各國兵已四萬。請都護躲避躲避。聞來人稱係車站洋人來函。大約事有變。請君密報都統。全其性命。君可早自爲計。大令駭然曰。都護與我約同死以報國。今何忽有異志。爾馬欲行。必有故。當



密探之。雖然，都護卽行，我爲縣令，與城俱亡，義也。若出城，無死所矣。梁君見大令意甚決，不復言。辭去。忽右翼協領德壽山至。大令去左右，以梁君之言問之。德曰：「然，實有此事。惟都護行止，尙無確音。駕馬者僕從所爲，非都護意也。觀其意，今夜必有舉動。我爲君留心，果欲行，專信與君，偕君出城。何如？」大令坦之曰：「以愚見，都護未必行。况我身爲有司，焉能潛逃以貽笑敵人？君如有意爲探，都護行止，賞以信足矣。我自有計，生死存亡，早置度外。惟願君等善保都護，以爲後圖可耳。」德君頗有不忍之意。大令促之曰：「事在頃刻，君等不可久離都護左右。請速回。」德君去。已上燈時，城內謠言四起。有謂洋人已分卡各路者，有謂洋人已布滿城牆者。時書差僅有戶北李福祥、快頭高積山二人逃而復來，與僕從王姓等數人皆在署內。聞謠言，分頭往探。忽德君專人至，謂都護擬二砲後出北水關前站已行。大令卽喚僕從等直言曰：「爾等爲我，亦已至矣。爾等各有身家，我可死國，爾等不必死我。且我家屬在鄉，我若死，爾等亦當報知，可收拾一切，快隨都護出城。如念主僕情，保我家屬，弗令騷擾，卽可對我於地下矣。」衆皆泣，不忍去。大令揮之急，其中王姓斬姓誓同死，餘皆不得已，含淚欲行。適李福祥回報，四城無一洋兵，乃匪徒謠言惑衆，不可信。高積山亦回報，洋兵皆駐四門，登城四望，不但無洋兵，且不見人跡。分卡之說，亦謠言也。衆聽皆愕然。斬姓曰：「此時謠言極多，都統出城一事，

我當親訪底細再定。大令曰：然，斬姓逕往都署，越片刻奔回，謂衆曰：我親見都統在大堂率衆護庫，恐有匪徒劫庫銀，見我至，問何爲，我因都護無行形，不敢直言，以他語答之。私問從人，有王姓者曰：非無因也，我已往南關察明，係奸人造假函，以詐語驚都護，欲都護出城，伊等可搶庫銀，並劫各當舖，請速回報貴上，勿爲所動。衆人聞此，心始定。是夜，署中皆目不交睫，每有傳聞，皆令李福祥等往探，但聞城外火車之聲，鑼鑼不絕，直至天明，始知俄人由西路添兵出關。

初十日七點鐘，錦州前派之劉鑑堂匆匆來縣署，請大令設法救章太守，謂太守自初四日卽爲俄人監於客車，派兵看守甚嚴，不但寢食不安，且衣服送往亦不得入。至今五、六日，困苦不堪。今聞俄帥帶其至關，可請派轎並執事往迎。大令答曰：署中書差皆散盡，執事固無人，轎夫亦難尋覓，可派丁持帖往請，若能來，乘騎可矣，但恐我與俄帥無交，不肯推愛，奈何？鑑堂曰：請嘗試之。派丁往，俄人竟不允，看守愈嚴，未幾，卽帶往錦州去矣。鑑堂無可如何，亦隨往。午刻，禧君請都護與大令議事，是時馬夫差役漸有來者，大令與都護皆乘騎出南門，洋兵恐係逃官，舉鎗阻之，示以禧君原函，乃放行。旣出城，見徧地皆洋兵，華民遷避罄盡，非復往日景象，觸目傷心，大有城郭猶是，人民都非之感。都護與大令皆相顧歎，至車站，見禧君談及聯軍零星需用，不能不藉資民力，南關向爲輻

韓之區。今爲聯軍佔盡。華人無敢來往者。我等原議兩不相擾。民畏聯軍如此。恐將來終非善策。禧君曰。七國水師提督均至關。我已將前議一切稟明。皆佩服君等爲國爲民。並預定明晨八點鐘至甯海城砲台面議。南關一節。君等亦可面請。都護曰。聞南海大道均有洋兵把守。恐爲攔阻。不得往。奈何。禧君曰。我親陪去。決無礙。談畢。大令隨都護入城。而城內已謠傳紛紛。驚惶不定。都護知之。卽與大令下馬步行四街。以慰人心。而釋羣疑。且謂已約定明晨八點鐘往南海砲台會議。民情大定。各散回署。傍晚忽書役來縣稟稱。謂城中百姓聞明日兩官往砲台之說。衆議沸騰。疑慮橫生。皆謂城內專賴兩官保全。倘有不測。城中數萬生靈。何以爲計。不若請都護獨去。留縣官可以保城。庶人心無渙散之虞。大令曰。此行本可無慮。奈時事艱難。禍來莫測。自當計出萬全。汝等知都護之不管地方乎。地方乃我專責。我當爲主。都統爲客。諸凡不避艱險。出死入生。以保全地方者。皆我分所應爲。都統不過同城官。高世受國恩。不可不圖報。明日之事。若令都護獨往。是我處其易。而使人處其艱。賓主之分。反倒置矣。決無是理。况我與都統數月以來。皆以誠相待。當此見危授命之時。焉可稍存奸險。我不爲也。無已。惟我獨往。或留都護保城。以備不虞。尙覺名正言順。汝等且勿急。我當與都護商之。大令至都署。謂明日南台之行。民間欲留大人在城。以防後患。大人可順輿情。敝縣獨往與

議亦無不可。都統不允曰：愚民毫無識見，可笑已極。聯軍不害我，雖同往何患？若必害我，即留一官在城守此彈丸，無兵無械，復何益哉？且我兩人已爲各提督所知，往則可與面論一切，爭之以理，倘少一人爲彼所疑，無論挾以兵威，即遇事不信，合境人民無法挽救，後悔亦無及矣。我志已決，必同往，勿多疑。請轉飭地方人民各安生業，無多顧慮。大令回，都護復慮人民驚疑，親至縣署與大令同坐二堂，宣諭於衆。民懽悅服。旁有父老詣前跪而請曰：同往無慮，民等已知之矣。惟洋人詭計百出，不可不防。去既定時，回時亦當約定，庶民等引領之望可以稍慰。都護與大令計議，以三點鐘爲率。雖答以自八點鐘至十一點必回，父老率衆歡欣而散。都護出，回署內，兩傍書差寥寥。曰：我等聞署人少，尚可。今有司衙門亦冷淡若此，實所罕見。可限日令回署免罪，逾限議罰。伊等必趕緊速來。大令曰：謹遵命。送都護後，大令亦恐書差之不肖者流爲匪徒，遂宣諭謂都護代爾等乞恩，限三日准補卯，不到者坐以法。是晚有通事勾引洋人，由角樓灣越城覓土娼，東南隅住戶一夜數驚，皆不敢睡。

十一日，都護至縣署，於七點半鐘會大令出城，至南關，而禧君已率兩印度兵乘騎帶鎗，在道旁守候，見面握手致意，同往南海。凡遇洋卡，皆舉鎗阻擋，禧君口操法語以對，始放過。沿途見十室

九空。他人入室。從者皆傷感。加以高粱在地。有未收者。有收半而止者。有已收在場者。皆狼藉滿地。洋人以之喂馬。大令謂都護曰。此皆我民一年汗血所成。滿望收穫。以養子婦。今踐履殆盡。小民何以爲生。禧君通華語。聞之亦酸鼻。曰。至砲台必當請各提督設善策以保全。及至台。各國洋兵皆舉鎗列隊。甚爲嚴厲。都護與大令直入。不願隨禧君登台四望。見白浪滔天。直至秦王島。兵船無數。行者止者。黑烟逼空。海面爲之改觀。都統與大令皆飲恨吞聲。強爲笑語。以對洋人。頃刻。報七國提督均至。設坐澄海樓。以見。大令謂都護曰。樓中有列聖詩諭。且曾設寶座。我等到此。宜先行禮。遂於樓外恭行三跪九叩禮。畢。不禁潸然涕下。洋人見之。始皆笑。繼推其故。知爲人臣敬君之禮。亦皆脫帽舉手行西禮。排列不妄動。七提督知之。亦嘆服不已。命撤座皆旁列立。見英國提督居首。德次之。俄又次之。法意奧日以次列。都護率大令入。與提督等握手。謝敬君之意。各提督等亦道謝。英提督開言云。山海關願聯軍來否。禧君脫帽敬立。爲繙譯。傳華語。大令答以前爲敵國。固不敢讓聯軍登岸。今旣議和。聯軍借此以爲後路。有何不願。惟百姓不慣見。畏其務祈設法嚴束兵丁。敵縣亦當曉諭我民。以禮相待。兩不相擾。需用各件。雖允發價。而山海關地僻民貧。尙乞原諒。敵都統當率同縣官。竭力籌辦地方土產。決不能高價居奇。外來洋貨。必俟火車通行。庶可源源接濟。英提督又問。城內

有奸黨否。四境人民能保不與聯軍滋事否。大令答以城內向來安靜。縱有一二奸黨。聯軍抵境。早已逃往他處。況華軍素來未見洋人。今洋隊忽來。各國皆有見之者。多已遠避。焉敢與聯軍滋事。他處不敢言。敵縣境內。可以身家保其必無。只求貴提督等設法保護我民。不特敵縣感激。卽上憲聞之。亦當銘泐盛情。愈敦鄰誼。俄提督曰。聯軍專爲鐵道與秦王島海口而來。君等如能自保地面。聯軍可不預聞。否則或如天津設一都統衙門。暫行代理。亦可。大令正色曰。天津乃開戰之地。城破官逃。容各國設署管民。山海關非無兵之區。乃一砲未開。各營退讓。皆因禱君言明暫借鐵道。秦王島與聯軍應用。敵縣等故敢允准。何得比例天津。各提督皆笑曰。君等皆好官。各國早已知之。必當保護。復指禱君曰。未盡事宜。請與他商議妥洽。書約簽字。以爲他日據。大令復進曰。敵縣請各國代守四門。專禁洋人入城。貴提督亦知之乎。各提督皆曰。承君厚意。必當効力。大令曰。敵縣愚見。無論何國洋兵進城者。必有執照始准放入。倘有無照入城者。惟門兵是問。貴提督等以爲何如。各提督互相計議。始允照辦。少時。禱君傳華語謂議畢請退。都護復率大令以次與各提督握手。再三致謝。英提督謂此會不易。令照像以誌其盛。照畢。皆歡悅而散。禱君率大令等出砲台。恐各卡復阻。又請德兵四名爲前導。送至南門。禱君率印兵回。大令與都護等入城。已下午兩點鐘矣。城內人民。因十一

點鐘未歸。以爲必有意外之事。遂傳言不一。有謂押上兵船去者。有謂看守黑屋。要挾城池者。有謂已斃於砲。無一得脫者。兩署僕從。出城往探。又懼洋兵。更覺人心皇皇。幸四門已有聯軍。奸黨不敢乘機搶奪。正疑慮間。忽見兩官歸。皆喜出望外。真如嬰兒之見慈母。在街即彼此探問。洋人舉動。從者皆詳細以告。一時歡聲若雷。各相傳告。都護與大令仍步走四街。令僕從徧告居民。又謂各提督已允立約。從此可高枕無憂。人心大定。然後回署。下午禱君親入城。持各提督名片代回拜。並謂各國派統領一人。於次早九點鐘同詣南營議約。請大令亦往。不可遲悞。是日四門洋兵。將城上快砲全行運走。僅贖南門前明及康熙年間銅砲三尊未動。旗兵見之不問。及都護與大令知之。已越多時。無從追究。至晚間。又有洋兵入城索馬鞍們。西語婦人也。奸民乘間搜竊財物。大令聞之。令各街奔告各門洋官。派洋兵查拿。始懼走。次早九點鐘。大令往南營。與聯軍統領晤會開議。仍請禱君爲繙譯。議定。大概各統領請大令以中文定約首。大令謙讓。各統領堅請。大令執筆直書云。山海關非戰敗之地。與天津通州不同。今聯軍至此。專爲保護鐵道及借秦王島海口爲後路起見。都統與臨榆縣商議。允將鐵道附近房屋廟宇皆讓出。以備各國駐兵。海邊砲台。乃盛軍所管。已駐洋隊。其中砲位軍裝等件。應候將來鄭分統與聯軍再行清算。臨榆縣實未干預。不得其詳。關城乃完善之區。

不准洋兵擅自入城四境村莊除南關外其餘離鐵道十里外者聯軍毋得無故入莊騷擾倘有洋兵擅自入城以及入莊騷擾者惟各國兵官是問境內公事除與洋人交涉者與各國商辦其餘均歸地方官自行辦理聯軍勿得預聞城鄉所有鎗械統歸華官飭令收藏倘有不法之徒私開洋鎗或與洋人爲難者惟臨榆縣是問自議之後兩相敬禮買賣一切華人不准故意高價洋人亦不准限價勒買凡與來往相見華人爲地主固當退讓洋人雖爲賓亦當自重今將所議條約開列於後大令嘗畢曰此大略也請酌核可否其條目各款應公同擬議非敝縣愚見所敢臆斷禧君繙英文呈各統領以次閱看俄統領忽謂大令曰君書此稿能知山海關之必不戰敗乎大令曰險有海臺有砲兵隊共十七營國家以此爲重地經營者數百年敝縣不敢操必勝之權若謂戰則必敗尙未可知今幸聯軍到關一砲未開成此和局謂非戰敗之地誰曰不宜諸公以爲何如各統領皆大笑握手致敬復伸拇指曰上高上高並令繙君繙華語謂此稿甚公正無可更易其條目一時難定至十二點鐘各散歸

是日晚間洋兵不但偷越城牆覓尋土娼且北門法兵亦公然至北街鋪面硬取食物銀錢各件次早十二日報縣又有鄉民報聯軍入莊姦淫搶奪者大令九點鐘仍往南營會議遂將以上各



節詳告禧君。禧君謂各統領以聯軍不入城買賣不便。多所藉口。遂先擬告示八條。中外各國會銜張貼。其文曰。爲公同出示曉諭事。照得各國兵至山海關。專爲嚴懲不逞之徒。保護鐵路而來。與城池商民無犯。爾等各商民自宜各安本分。切勿自相驚懼。拋撇生業。用特會議條款開列於後。一。山海關各鋪戶照常開市。不准擅自閉歇。致生各國之疑。各國兵丁必當平價買賣。毫無抑勒。一。城鄉居民仍舊回家安居。如有擾害。認明何國。卽赴該本國兵官控告。決不寬貸。一。四城門各國設官嚴查。中國亦派官盤詰。如有攜帶鎗械出入城門者。無論何人。卽將鎗械扣留查問。一。各國兵丁有辱及婦女者。無論城鄉。准受害之家。卽赴本國臧控。立與懲辦。以儆效尤。一。凡進出城門。除軍裝外。概准攜帶。不准藉端留難。一。凡裝載糧食車輛。城門照常行走。城門華洋兵官不准藉端訛索。一。城門早晚照常六點鐘啓閉。中外守門兵丁如遇中外官長出入。務須敬重。不得忽視。致干未便。一。凡市而務須公平交易。不得高抬市價。如違嚴懲。以上八條。無論城鄉中外兵民商販。務須實力一體凜遵。勿負各國官長諄諄告誡之意。既經會同曉示。倘敢有意違抗。定當與以應得之罪。切勿玩視。致貽後悔。切切特示。此示於華文後。譯成英法俄三國之文。覆蓋各國印信。以便各國兵丁均知。自示之後。各國兵丁稍覺安靜。

十三日於南關設市。城內各鋪戶均皆送貨前往。每日七點鐘。由大令統率出城各國輪流派兵彈壓。並有繙譯通遞言語。十點鐘散歸。各國皆稱便。惟聯軍人數太多。數日後。四鄉又復搶奪。無所不至。大令令其來縣呈報。是日大令仍赴南營會議條約。歸後派人赴鄉查察。據稱洋兵搜括民間甚苦。大令憂之。

十四日條約議妥。各國簽字。分執共十二條。一禁洋人入城。二禁華民鎗械。三禁聯軍下鄉騷擾。四南關設市。公平交易。五地方公事。歸華官管理。六凡遇洋人討訟。與各國商辦。七地方官保護教民。八臨榆縣嚴查境內義和拳及土匪。九洋兵殺人。歸洋官治罪。十華人出入城門。派華官嚴行盤詰。十一鐵道洋房。皆賴臨榆縣保護完全。此後火車無論何國管理。凡遇縣官來往。必當送以免票。十二洋兵所住砲台內。砲位軍裝及民房內一切器物等件。洋兵不准妄動。限三個月內。准本人自行領取。因聯軍向章住三個月。即換隊。誠恐逾限。隊一更換。無從查考。大令以台上砲位甚多。值數十萬。故立此條。復因議有限期。專函鄭分統。每營派弁前來查領。又連催數函。皆不能達到。延至逾限。竟爲聯軍全行運去。殊爲可惜。是日下午。大令歸。將洋兵每日騷擾情形。分函開單。函送該兵官親閱。請其照約管束。除俄日兩國軍令尙嚴。無甚呈控者。其餘各國以德法爲最。意奧次之。英又

次之。各國開函見單，自相比較，以大令辦有條理，皆愧紀律不能如人，以致騷擾民間，如此之甚。且恐大令函達提督，致干違約之咎，皆託臆君婉言謝罪。大令曰：彼時約未成，尚可原，今約已簽字，若再任兵丁妄行，是直視條約爲無用，必將據約函問各提督及統領之與議者，請其照約問罪。臆君轉致各兵官，皆悚然，每日親出查訪，人民稍安。城內從此無事，然洋兵過多，兵官中之賢與不肖，皆有加以中國奸民，並無賴通事，從中煽惑。三二日後，故智復萌，雖不敢明目張膽，白晝搶奪，而於夜間，隨同奸民至莊擄掠，鐵道以南四十餘村，小民甚難安度。大令無法，飭其避避山中，以暫免目前之禍。各莊皆遵諭，令婦女入山，因秋收未完，男丁皆於日間收穫，夜間逃避，困苦流離，不堪言狀。

十七日，聞天主教高神甫於十四日引俄兵由灤州勒令州尊同至永平府，重太尊率同城迎至河邊。俄官問有團匪否，答以城中已勦滅淨盡。惟府西二十里之泥溝村，有大師兄張洪，尙有餘黨未盡，問有軍械否，答以旗綠兩營，土鎗數千杆，城上土砲數百尊。俄官令至城點交，同入城。俄軍住於考棚，點交軍裝畢，俄官留府縣，並遊擊防守尉，二府五官同宴。是晚，均留宿考棚。次早十五日八點鐘，俄官與高神甫同至縣倉，搜出大快砲四尊，又於東樓搜出洋藥百餘箱。俄官立時變色，謂太尊等暗伏以轟俄軍，當飭俄軍將太尊等百般凌辱，復帶兵至各處搜軍械，百姓皆逃出城等語。

大令聞之，心甚疑，派人往西路偵探。

十八日早，有人自南關來，謂俄人將太尊帶至關，嚴押鐵路學堂。大令初猶不信，謂俄人因何帶太尊至此？姑令繙譯劉友昌探之。友昌尙未回報，傍晚又聞太尊由俄兵送至南海，已登兵船。大令心急，當晚請友昌數次，未到。十九日友昌來，告曰：尙無妨，昨晚太尊到南海，未登船，復回學堂。惟俄帥甚怒，非送往旅順不可。問何故？曰：永平藏砲，貽禍不小，兼之高神甫多方譏毀，此行恐難生還。大令曰：太尊人忠厚，既如此，我必竭力圖救。與友昌謀善策。友昌曰：惜父台未與俄帥謀面，不便啓齒。大令曰：爾姑持同城名片往代求，以探其意。否則我當率合城紳商親往力保，以盡人而聽天。友昌曰：善。取同城帖而去。次日回報，不行。大令卽傳集紳商，曉以大義，飭具公稟，令友昌繙俄文。擬二十一日同往見俄帥，而俄帥忽於黎明往錦州去矣。

延至二十三日，灤州車站電稟，俄帥謂張洪復率義和團燒鐵道，拒俄人，復佔永平城。車站俄兵僅十六人，聞鎗聲，斃匪數名。俄帥得電回關，疑重太尊通拳匪，立命押上兵船，送往旅順。一面親率大隊赴永平。

二十四日早，關城東門，忽由關外來包頭匪腰者十數人，直闖關門。俄兵以爲義和團，開鎗擊

之斃七人。一時滿城皆驚。以爲禍來天外。俄人必剿滅城內。大令聞之往看。見頭雖包。不盡紅巾。腰雖匪。亦無黃帶。其非團匪無疑。立派偵探。始知係由芝蔴灣海口登岸。其船尙在。細問船家。乃錦州拐帶婦女入關者。大令聞報曰。既係拐帶關。開鎗時。男丁必先逸。死者必有婦女。復詣東門。請俄官同驗。俄官以無帥令。不准動尸。

二十五日。俄帥回關。甫下火車。適大令由禱君處議事回。遇於途。俄帥知爲縣官。令下馬攔入鐵路學堂。既入。重門扇閉。坐大令於客位。其容甚怒。隨從止兩人。屏立門外。坐次。則俄官與兵執鎗刀侍側。鋒刃逼人。光芒射目。知無善意。只好聽之而已。俄帥當以不通言語。覓繙譯。因劉友昌赴錦州。俄兵邀田姓至。田姓稍通俄語。不甚精。俄帥問城裏安靜否。大令答曰。安靜。復問前日東門義和團。君知之乎。答曰。貴兵擊斃後始知之。曰。知從何來。答以探從芝蔴灣登岸。俄帥又問重太尊係團首否。答曰。非也。實係好官。問君能力保否。答曰。不特我保。將率合邑商民共保之。俄帥勃然大怒。揮手中呂宋烟起。立拔刀向大令曰。爾非好人。必殺爾。大令從容曰。爾殺我何爲。俄帥曰。爾既知團匪來。何不早爲送信。大令曰。先並不知。貴兵擊斃拳匪之後。其時滿城皆知。我焉得不知。是時田姓見俄帥拔刀。股慄不能譯。俄帥促之。勉強不能成語。俄帥移刀向田姓。田姓跪求。口欲言不能出聲。俄

帥知其無用。揮之去。收刀坐以待。令換繙譯。時俄官在旁。皆惶懼汗下。適有旗人榮祿。臣者由唐山來。精俄語。俄官引之見俄帥。俄帥令問前言。大令亦答如前。俄帥始明團匪之來。大令先實不知。不能送信。點頭似許可。又問重太尊之事。如前。大令亦照答。俄帥忽又怒目直視。舉刀謂大令必拳黨。揮左右向外傳數語。頃刻俄兵大集。皆舉鎗列隊。大令因問曰。既舉刀。又集兵。究欲何爲。俄帥復以刀示大令曰。將爾殺。大令曰。我非怕死者。若懼死。初九日已逃出城。何至今日。六國之兵尙不懼。何懼一俄。且爾果能殺我。初九日佔城殺官。豈不甚善。直至今日。誘我至密室。卽殺之。非丈夫也。俄帥聞之。沈吟半晌。復曰。我俄國大帥殺爾清國一小官。易如反掌。爾復何言。大令曰。既云大帥。卽當言理。爾官雖大。乃俄國。我官雖小。乃清國。爾不能管我。卽不能殺。俄帥曰。我不能管。誰能管爾。大令曰。我國皇上雖行。尙在西安。直督李中堂現爲全權大臣。日與各國欽差議事。我如有罪。爾告之中堂。或參或辦。清國自有權衡。爾官雖大。如有罪。我亦可告之俄欽差。轉奏俄皇。亦當治爾應得之罪。豈能自恃大帥。欺凌鄰邦。試問清國四萬萬人。爾能殺完否。說至此。愈覺理直氣壯。遂變色厲曰。各國水師提督議約俱全。爾如不遵。各國自有公論。遂擲約於俄帥之前曰。今已至此。要殺使殺。無多談。俄帥聞言。復取約。目視久之。忽肅然改容。入刀於鞘。親與大令握手。至再曰。我知爾乃清國第一

好官也。我至清國見三官。一李中堂。一慶親王。今日見爾。皆我傾心佩服者也。倘清等何至如此。自後俄人與清國交涉。皆憑君一人辦理。知君決不偏袒。大令曰。蒙君服奈何。俄帥取旗一面。用帥印併手書一紙。命左右引見司令官。大令臨行致謝。仍俄帥首肯。大令復稱東門死者。實拐帶。其中必有女屍。宜掩埋。俄帥當飭兵傳諭東有女屍。速交地方收埋。大令出。即見司令官亦蓋印簽字訖。派兵送大令歸。以後俄不敢放恣。皆旗與字之力也。大令入城。紳民皆已驚恐無所措。大令細詢。始知田姓帥怒殺大令。城內有求都統往保者。有欲聯名公懇。又恐業已被害不及者。正在往歸。人心始安。後事詳聯軍篇下。

### 聯軍篇下

是日下午。禱君帶印兵押犯六名來署。謂城西七星寨昨晚毆死印兵一名。現帥必欲開砲勦洗。左近各莊。我力阻始止。請詢問印兵下落。庶可免禍。限七日。再無令允爲嚴究。禱君回。大令先派親信往查。一面將六犯收於署內密室。夜靜親放出。

細問情由，並令勿懈，必將實情告我，我當設法救援。二老供稱：印兵平時奸淫擄掠，已覺難堪。復於某日晚，有印兵二名，見村中某妻女二人，皆有姿色，一姦其妻，一姦其女。某某父子已覺憤甚，姦畢，印兵復欲彼此換姦。某女以死拒之，某父子見之，怒不可遏，遂舉大木槓擊印兵，中其額，立斃。一印兵跑出門外，已追不及，供畢，叩頭求救。大令謂二老曰：彼所謂有印兵下落，卽不勦洗者，此誣語也。無印兵卽無憑，彼卽動兵，師出無名，可以理爭。若指其下落，恐爾等皆不免。二老復邀四人同跪求曰：旣如此，當若何？大令曰：無已，則有一焉。爾等密令莊衆皆速回家，聯名具公稟控印兵姦淫擄掠，指某之事爲證。且謂二印兵姦某家妻女後，妒姦互相殺，衆目共見。一印兵血流滿身，揪扭出莊，天色已晚，衆懼無隨往者，是以不知去向。至或傷或死，問相殺之印兵，必能知其所在。如此稟控，我據情函達臬君，倘英帥令與印兵對質，爾等必須一口同音，衆口鑠金。一印兵必難分辯，六人聞之，甚喜，還押後，遂密函令莊衆遵諭辦理。

二十六日早，探者回報，如二老言。下午莊中果來五十餘人，具呈臬控。大令收呈，先爲函達臬君，復攜呈親往與該兵官見面，力爲剖辯。兵官喚印兵至，將呈中各節細詢印兵，自認姦某妻女，所以被殺。大令謂臬君曰：如此惡狀，卽殺之亦無罪。况彼妒姦，自相殺，夫復何言？臬君復問印兵，答以



實非自相殺。大令曰：彼等姦人妻女，某父子憤滿填胸，各殺一印兵，何難？何以一死而一毫無傷？且印兵僅二人，莊衆不殺則已，殺則必同致死，以滅其口，何至殺一縱一，留爲事後莫大之患？斷案以情理。君試思之，自得竅要。禱君與英官操英語反復辯論終，謂大令所言似近於理，請大令回，再作計議。大令曰：昨送六人，皆無辜，可保釋。禱君請暫押，以三日爲期。大令歸，復令莊衆皆往禱君處喊控。禱君見人衆，更疑印兵所言不實，復問數語，令散歸，候與大令商辦。越三日，英國無消息，大令復函致禱君，謂六犯既無辜，難再押，且亂世家室流離，無人照料，可否取的保放出，以候結案。禱君心本慈善，竟復函稱：大令真民父母，令人欽佩，能不遵命等因。事遂寢。此案初起，各莊數百家，莫不驚惶悚懼，恐激莫大之變，不謂於數言談論之間，竟能以理服之，消弭隱患，卽大令初料亦萬不及此。

二十八日，俄帥遣哨官率隊帶繙譯劉友昌送遷安、盧龍、灤州三處拿交之拳匪十六人，請在大堂當俄官面訊。訊畢，俄官問曰：皆拳匪乎？大令一一指示曰：某某等三人實團匪，某某雖非團匪，而其罪亦該死，其餘因無底案，不能臆斷，俟移查再定。俄官筆之於書，取懷中，俄帥原單以對，詫異曰：君所指者與原文皆不差，何以知之？大令曰：真者欲假不能，假者欲真不得，彼三人者，髮長面兇，被獲已非一日，如非拳匪，必有人保，何至久繫囹圄，今雖狡執，知其決非善類，其一人者，供因教民

搶人驢。彼殺之。村衆恐有禍。緝送有司。緝痕尙在。姑無論槍驢殺教民真假。果係好人。村衆何忍緝送。我是以知其該死。俄官贊不絕口。而別。嗣後移查明確。開單詣俄帥。按中國例定罪。當時保釋者九人。自此俄帥深信大令。更加優禮。

二十九日有候定頭者。著名棍徒。綽號南霸天。前以被擊遠逸。今乘亂回家。在關外率黨肆行。劫奪。一日劫行路者銀票一紙。事主誘以進城取銀被獲。大令問實。斬之。

九月初一日。早忽聞南街人聲喧鬧。方欲探問。有人飛報謂朱宮保軍裝局皮衣被搶。委員王悅厚亦被圍。大令卽步行往彈壓。將至局門。見背負皮衣者遍途。大令喝令放下。有放者。有攜跑者。復命役追拿。獲一人。攜十六件。謂金帥爺僕人命。趁此往多取以賞僕從。大令怒。留皮衣。笞數十而釋之。衆知官至。皆捨衣分竄。既至局。見王委員踞屋上。以瓦礫搶者。大令入。分役等守各門。招委員下。同點一切。幸所失皮衣不多。問搶局細情。並非匪徒。實係城內貧民。一人潛入竊皮衣而出。遇人則稱局中有善舉。施放皮衣。一時愈聚愈衆。委員不能禁遏。幸官速至。始無事。是夜十點鐘。忽有緝譯徐姓帶俄兵十餘人。直奔縣署。口稱尋縣官。聞者問何事。答曰。俄帥派兵特來。請縣官速往。如不去。明日大隊入城。後悔莫及。時署內皆疑俄帥非爲擅殺候定頭。卽因早聞搶局。以城中有匪。

爲罪。大令整衣冠欲往。而幕友家丁皆請越牆暫避。大令謝曰。我如避。一城生靈何所避。我爲百姓。已至今日。生死早置度外。况往未必死。何避爲。卽有不測。君等保我家屬避民間。得免難可也。言畢。入內。囑家屬遇急。可隨衆越後牆。雜於民間以避。家屬皆跪。子女等牽衣圍泣。不釋手。曰。俄帥派兵來。決無好意。何不暫緩。請紳董計議。語未畢。報俄兵已有回者。徐通事在門言。官已逃。我等卽回。恐俄兵大隊。必連夜入城。大令聞之。曰。不可。我必往。以手揮家屬曰。爾等速自爲計。我命在天。勿以我爲念。卽出乘騎追俄兵。與同往。既至。令兵列隊以候。從者皆疑懼。大令昂然而入。令役刺許久無消息。大令高聲疾呼曰。我已至此。非面見俄帥不可。豈能久待。俄帥聞之。知大令至。命請見。甚歡略問搶局大概。並道勞。謂夜已深。無甚要事。何必親自出城。君之勤政。如此可見。大令將繙譯率兵威逼各節。細述一番。徐通事譯以他詞掩飾。俄帥卽點頭派兵送大令回城。送至門。俄帥問都統何不來。大令答以有寒疾。少愈必當趨候。俄帥曰。明日若再不來。我當先往。大令曰。都護欽佩大帥。明日如能支。必來見。毋庸勞駕。回署三更矣。署中各役。遷避一空。惟親信數人。守護家屬。道丁往來探信。又阻於洋兵。夜間不能出城。焦急萬狀。及見大令回。莫不悲喜交集。細究其故。知爲繙譯之謀。然尙不知所以。次早大令見都統。述俄帥之言。都統約兩點鐘會同往見。既見。甚歡。以都統吉林人。出差哈

爾賓與該處俄官某相善，以問俄帥。俄帥亦素相識，遂更親近。

初三日，都統會同城議定，設宴都署。公帖請俄帥。初六日赴宴，送帖人回報。錦州副都統承爲俄人，擄至關，禁押學堂。都護與承本同鄉，欲援救，不知其詳，不敢造次。擬卽專人往探，未行而錦州各旗公稟已至，謂承都護因委署協領，爲有嫌者所傾陷。同時擄去洋元數千，並印信三顆。求富都護照會俄帥，設法保出。富都護答以公牘不便，不若因宴會時面談。

初六日，大令至都署，邀集同城，先招繙譯劉友昌幫同布置妥洽。然後專馬催請。十二點鐘，俄帥率親軍五十，馬隊二十，樂隊數十，隨員文案司令等官十一員入南門。一時車馬喧闐，滿街塞巷。觀者如堵。至都署，樂隊列於前，樂聲嗚嗚，直入大堂。都統率同城迎於堂隅。俄帥與各官見行外國禮致敬，同入坐。樂止，獻茶菓畢，樂聲復大作。俄帥領衆看俄樂，見樂隊四十人，排列整齊，身負銅具，盤旋數轉，若中國之大號然。惟具有大小，聲亦如之。細聽仍與洋號無異。惟呈一書於前，架以木，眼望口吹，似一字不能差者。音節轉調，皆憑樂官爲指揮。在華人初聞，頗以爲奇。久之，覺甚無謂。俄帥請開華樂，都護命大令傳吹手一班，大吹細吹之外，加以笛笙絲絃之類，更相迭奏。俄帥甚樂，以爲聞所未聞。大令指笙笛曰：此皆古樂。至今未失。俄帥笑曰：卽此知中國古人無所不精。衆俄官皆贊。

歎不已。復入座進酒。陳設饌。山海之味略備。俄人皆見所未見。一一睇視。推究其原。筆之於書。羣相顧問。駭怪異常。曰：無怪乎華人之窮且困也。衣服之華麗。費已倍於西人。飲食之講究。又如此。席間略題承都統事。並將八旗原稟譯俄文呈閱。俄帥答以此駐錦州兵官等所爲。候查明再議。是日筵宴賓主皆盡歡而散。

初八日。因各國在城外拿車運軍裝。無論厚載何物。皆擲地。搶車而去。行人甚苦。大令聞之。照會各國。謂城內空虛。糧食皆運自四鄉。今聞各國拿車甚急。該通事等狐假虎威。無論車上何物。一概棄地。實屬民不聊生。近日鄉間車輛。均畏懼藏匿。糧食不進城者已三日矣。請自後約束兵丁。給僱空車。凡遇重載。不准攔截。倘不效用。城內採買局可以代僱。又聞市面洋錢出入。各通事任意高低。商家虧累不堪。現擬由縣飭令錢行。五日公同議價單報各國。以保商情等因。各國接照會。皆覆函遵辦。

初九日。西鄉富紳廣東知縣張蘭坪來縣泣稱。其家被意兵搶去皮箱四十餘隻。復每日十六輛車往來拉運各物。請設法保全。大令函請日本兵官往彈壓。不服。拉運如故。大令怒。照會意國統領。指日官爲見證。意統領派人向日本官問明一切。復查看搶奪情形。自覺紀律不嚴。有違議約。遂

遣繙譯羅君見大令。願將原物送還。以衆目昭彰。有礙顏面。商定晚間送交大令點收。並稱罪兵押回本國懲辦。詩弗深究。常晚經事主紳董等眼同收交十之七八。大令尚欲追查。張姓以爲萬幸。力求免。近數日有報洋兵以鎗斃人命者。大令函致禱君不信。後報者愈多。十一日復報斃六人。連前共斃十三命。大令心急。親見禱君。謂洋兵如此違約。非請嚴辦不可。禱君曰。各有軍令。無故殺人。恐未必敢。大令以呈報示之。曰。呈詞累累。豈虛語哉。倘再不信。明日請同詣驗。禱君允之。

次日大令帶刑件各役。禱君帶馬隊二十名。西醫一人。會同詣各莊檢驗各屍。慘毒備至。目不忍睹。大令痛哭。禱君等亦淚下。慰大令曰。洋兵果敢如此。實我意料不及。若不嚴行禁令。辜負我等初心。大令悲痛之餘。援筆草祭文一篇。設案致祭。其文曰。維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九月十二日。縣正堂俞致祭於無辜慘斃諸窮民之靈而言曰。嗚呼。拳民肇禍。宮闕震驚。凡屬臣民。飲恨無窮。本縣以位卑職微。無能爲力。遙望畿疆。無涕可揮。只有恪遵諭旨。各保疆土。略盡臣職而已。乃忽有上月初九日之事。片刻之間。七國蜂擁而來。本縣因奉天將軍前有撤退各兵不准開鎗恐礙和局等電。是以立收軍械。與各國議約。互相保護。以安我民。當時本縣既不能戰。又不卽死者。以有我民在焉。自顧一身。本不足惜。我百姓身家。廬墓皆聚於此。皆賴本縣一人。本縣雖愚。何忍以節義向高而

輕棄我民乎。是以曩日以來。見鋒刃而不懼。受困窮而弗辭。滿望忍恥一時。官民得共相安。何圖計未從而搶劫頻聞。姦淫叠見。某莊因姦死幾人。某處因劫斃幾命。本縣聞之。痛心酸鼻。立時親見各國。求其彈壓。而凶狠如故。又復照會各洋官。以爲見於公牘。或可稍加約束。詎料未奉回音。今又將爾等慘殺。致此本縣於耳。不忍聞者聞之。已覺傷心。今復於目不忍睹者親目見之。人孰無良。何以堪此。早知至此。悔不該撤秦島之兵。移南台之隊。倘能官民同誓。渾戰一場。勝則固可自守。卽或敗北。亦不過同罹鋒鏑。尙可含笑九泉。乃事不出此。一月以來。我以禮義相交。人以虎狼相視。搔首呼天。悔之何及。此皆本縣罪孽之深。以致我民塗炭。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嗟乎。前以有民而本縣不死。今則民死而本縣猶存。返躬自問。何地可容。再四躊躇。殊無良策。今特偕同英國欽差。禱大人特來相驗爾等傷痕。或可望伸冤。抑卽不然。各國或能因爾等冤死。管束兵丁。則爾等雖冤。而不冤者多矣。否則已死者冤沉海底。而未死者之冤死無已時矣。天乎。天乎。夫復何言。魂如有知。可將本縣罪狀。叩之上帝。使一方之禍。實及本縣一身。或世世子孫。分任其咎。亦本縣所甚願也。嗚呼。哀哉。伏惟尙饗。祭畢。旁觀無不涕泣。大令垂淚。囑百姓曰。洋兵勢大。宜稍避。勿攖其鋒。庶可免禍。與衆民相泣而別。歸卽辦照會。將本日同禧君相驗各節。一一敘明。請各國查明。趕兇。與丁嚴辦。以慰冤魂。

詎各國皆互相推諉。大令聞之。心如刀割。卽致書禱君。謂縣官爲民而設。今百姓冤死。而官不能救。又不能伸。冤民必怨。怨則號令不行。將來激成衆怒。倘有不測。敵縣決不受違約之咎。請轉致各國。勿貽後悔。禱君轉致聯軍。定期會議。適日本兵官花板圓君至署。大令以函稿與祭文示之。花君細閱。潸然泣下曰。此事開會議有期。何不將祭文繕各國文。候會議時令衆一閱。人孰無良。有不憫死者之慘。而曲體貴縣爲難之苦衷者。非人也。我當攜文稿請禱君試行之。屆期。禱君偕花君同至議所。出祭文之譯成者。與衆觀。衆皆感泣涕零。謂榆關得此官。小民尙受此慘毒。冤哉。他處華民之苦。更可知也。我輩宜各盡天良。嚴定軍令。以助縣官保民。查出逞凶者。解回本國罰辦。從此草菅人命之事。各國者不敢爲。皆當時花板君繙譯祭文之力。

數日後。天氣漸冷。大令慮民間婦女老幼遷避入山者。衣食不給。遂籌款施放米麵數十石。皆親自散放。又施棉衣壹千套。恐書役舞弊。面傳關城估衣店。定價購賣。又恐散放不實。先令出票二千張。請城外紳董散放。造冊編號。註明住址。年歲送案。民持票入城。赴衣店對號親領。以防冒濫。是時聞錦州章太尊爲俄人押送來關。與承都護同監一屋。看守甚嚴。劉鑑堂復來求設法。適俄帥不在關。大令卽函託禱君轉送衣服食物。數日。俄帥回。大令力求。俄帥曰。錦州票匪四起。章君陰與通。



謀。大令多方剖辯。俄帥始知被誣。復堂見章太尊兩次。然後放出。而承都護仍監押。太守出見大令。代述承都護之苦。且謂年老多病。我出彼愈孤矣。務請大力挽救。大令憫之。因會富都統同往見俄帥。俄帥曰。錦州兵官謂承都統一出。必有後患。若能保其無事。乃可。富都統曰。一身可保。旗人衆且狡。誰敢保大令。可函致錦州。令旗官皆出保結。庶有把握。談論間。俄帥欲請富都護赴宴。繙譯欲圖賄。繙華語改爲請富都護赴唐山。大令請同往。繙譯弗許。遂與富都護計議。緩期再商。人民聞之。皆恐懼。都護商之禱君。定行止。禱君曰。決無是理。唐山非君地面。君往何益。不可信。我請爲君探之。禱君親見俄帥。問明並無其事。回報都護。知繙譯之詐。因俄帥信任。不敢發。

十五日日本兵官忽來。請大令往見。入則層門掩閉。至內室。閉門。問關城多少華兵。答曰。無。遂取牆上手鎗對大令之胸前曰。我親見之。尙敢瞞我。不實告。卽開鎗。大令從容曰。何必如此。請先問華兵何用。曰。陰藏以謀聯軍。答曰。何以知之。曰。英德皆知。以告我。大令曰。我一人在此。決不能逃。請釋鎗細談。日官等見大令無懼色。竟收鎗入座。大令曰。山海關原有兵十數營。旣欲謀聯軍。當時何必退讓。今砲台與四門皆駐洋兵。統計不下萬餘人。卽陰藏華兵。能有幾人。况藏於城內。不易出城。卽在城外。遍地皆洋兵。亦何能爲。君爲貴國知兵大員。不審事機。竟惑於浮言。誠爲可笑。日官有慚。

色曰。我親見之。何爲浮言。大令曰。見於何處。有何憑。曰。見於城內。有號坎無軍裝。大約數百。人大令曰。號坎旗綠。兩署皆有。卽門兵亦穿。何足爲怪。此時不特城內。卽百里內。決無戰兵。請無慮。我當查之。日官等聞之。復私相計議。知大令心無他。遂送回署。從此大令知聯軍在華。心甚怯。風聲鶴唳。無不驚恐。然謹小慎微。亦用兵者所當然也。大令入城。詣都署。而陳日官威逼情形。始知旗兵放餉。爲英德兵所見。遂有此謠傳。次日函復日官。謠言始息。

十六日。禧君函致大令。謂英國李將軍奉欽差命。欲往石門。查耶穌教案。可否請同往。大令許之。復函次日九點鐘會齊。帶印兵三百名。於下午四刻到石。駐巡司署。夜間有緝譯徐姓率印兵搶當舖。復逼索巡司蔣大生銀一千兩。次早由地面籌款。大令知之。告明英將軍。不准給。英官亦不敢索。孰意緝譯郝姓從中舞弊。謂給半卽可了事。蔣君等以爲萬幸。照與五百金。是時當舖因昨晚被搶。亦來喊報。大令遣緝譯轉告該兵官。速還當舖所搶各件。如不還。必稟將軍。兵官懼。照數還之。十七日查訊會議教案。因毀教堂兩處。並教民被害各家。共賠洋七千元。

十八日簽字。

十九日英將軍帶領五十人。踰石嶺至駐操營。稽查教案。以窺形勢。大令同往。下午回住石門。

寨大令甫下馬。該處燒鍋卽報。本日印兵已搶三次。大令往看。大皮箱十數隻已開其三。包袱三十餘個。狼藉滿地。究問此物何來。稱係前意兵搶掠之張蘭坪寄存。大令命將各件當衆開單。全數搬入巡司署。親代照管。連夜專差邀蘭坪一點交。蘭坪慮無存處。懇大令始終成全。遂允於次日帶同入城。分存各當店。聞此次蘭坪之保全者。較前更多。當時卽聞郝繙譯詐五百金事。大令欲深究。又因各繙譯皆同黨。恐無濟。姑候回署再辦。

二十日英將軍率印兵拔隊。與大令同回縣城。既抵署。大令卽將郝繙譯之事。函致英提督。當將原人交案。追出五百金。又追出訛詐數款。並追羅東周詐石嶺莊銀九十兩。均當堂飭領。中外皆悅服。郝繙譯鎖押數月後。遞回原籍。不准再辦外國之事。從此各繙譯皆知畏懼。不敢公然爲非。訛詐之風遂息。至是聞李中堂到京後。各署皆照常辦事。大令將到任至今。彈壓拳匪。並近日各國到關辦理交涉一切詳細情形具稟。奉批據稟已悉。該員臨難無苟免之心。逆來有理遣之法。殊屬可嘉。努力爲之。庶期大受。緞奉護府批示稟祇悉。當拳匪倡亂之初。卽將匪首懲創。餘孽擊散。得以鐵路洋房保全無礙。及至各夷紛紛而來。又以死生有命。力顧全局。迨與俄軍辯論。終歸於好。入我館。足見胆識過人。實堪欽佩。其餘調度。亦皆井井有條。惟既逕稟。希候各憲批示。此覆。十七日晚。大

令止堂訊詞訟之時。忽一外國繙譯頭德兵十六人直闖至二堂。大令離座問來意。答稱由京來一德國將軍查鐵道。非佳縣署不可。德兵舉鎗揮丁役出。大令止之。德兵勢愈洶洶。繙譯又稱青縣已爲我等所殺。爾敢抗。必不免。大令聞之。怒曰。尙能殺青縣。不能殺我。各國議約俱在。爾敢妄爲。公法必不容。遂取議約示之。衆兵見之。有懼色。遂令繙譯請大令另覓住處。大令以公議洋兵不准入城爲難。繙譯復稱。天已晚。將軍守候回音。姑代另覓一處。以待明日再議。大令專人報明俄帥。俄帥曰。今晚可從權。明日必令出城。遂住東街之恆昌店。大令以各門洋兵專爲禁止聯軍。今德兵何能入城。遣繙譯至南門。究其故。始知其時南門德兵官適他往。兵見將軍至。不敢阻。及兵官回。至恆昌店稟明議約各節。將軍決計次日出城。是晚該店因倉猝間搬運不及。銀兩烟土皆藏地窖。華繙譯石姓誘執事者曰。凡有要件。開單稟明。將軍可保無虞。執事等一一開單請轉遞。詎料當晚竊去現金烟土甚多。次早俄英各帥公請德帥出城。以符約章。竟於十點鐘移往南海之天后宮。大令知失物。往見禧君。請查追。禧君會各國公函轉致德帥。函未至而德帥已於次早大隊西行。大令聞之。以該隊至關。尙不免於騷擾。尙由陸路西行。外縣更難設想。速出城欲阻其改乘火車。不及而返。後聞德軍至撫寧。詐銀三千餘兩。遷安八千餘兩。其餘各州縣與各大鎮。詐財甚鉅。

二十二日俄通事某帶俄兵押送寧遠前所人犯五名至署。令皆斬。問何罪。曰：皆團匪。大令佛然曰：既由我斬。雖憲札亦必有證。俄帥既有令。何必送華官。答曰：請收押候請帥示再定。次日復來。婉商曰：五犯實係團匪。有人控告。不斬恐拂帥意。大令曰：若有冤抑奈何。曰：有我在。無害。曰：爾一人難抵五命。卽以爾抵。是六命皆我冤也。非問實不可。且人命關天。爾亦華人。宜勸俄帥謹慎從事。其時來署具保者已數十人。大令升堂。提各犯研訊。據供名鄭吉祿、董志升、劉文斌、王文佐、孟向陽。惟鄭、董、劉三人直認搶奪某姓不諱。王文佐供稱年僅十六。其父王洛常與某有仇。曾在本地俄官控告某姓團練派俄兵帶同鄭、董等往勦。不料某姓赴關賄託某通事控於俄帥。帶兵至前所全家抄拿。當將其父王洛常鎗斃。以圖報復。今又將五人送關。認爲拳匪。欲全殺以滅口。孟姓實係僱工。於此案無涉。保人等供皆同。並供鄭、董三人非善類。不敢保。惟王文佐年幼無知。三門止此一子。孟向陽以僱工喪命。衆實不忍。求網開三面。准保王孟二人。大令以保呈示通事某。竟無言而去。大令恐其舞弊。親攜供呈往見俄帥。奈俄帥已抵旅順。歸副帥主政。復見副帥。爲通事某所阻。不得入。大令憤憤而回。欲致函無通俄文者。只有以英文敘各節送往。

次早二十五。不意副帥不識英文。倚通事某爲心腹。遣其送繙俄文。譯成。通事某知之。恐洩其

謀卽帶俄兵數十人來署。口稱副帥待信。已知其詳。提往親問。大令慮其詭計。擬親送往。一面提犯。奈俄兵一擁向前。將五犯細綁搶去。直押至東門外。由通事某喝令斬訖。過各街。五犯罵不絕口。衆雖怒不敢言。無不爲王孟二人稱冤者。通事某洋洋而歸。至東街。遇德兵數人。見街衆聲色。雖不通語。亦知殺者之冤。將通事某拖扭下馬。羣毆一場而散。亦大快人心之一事也。通事狼狽而歸。設詞以欺副帥。仍恐大令發其伏。乃多方防範。大令不平。速往見副帥。竟稱病不晤。復連致英文三函。皆爲通事某所抑。不得達。及俄帥回。大令又面陳此事。通事某已將多金賄各通事。皆爲掩飾。後俄帥病回旅順。此冤竟不得伸。此時承都統尙未放出。有繙譯索賄甚鉅。許洋二千元。始允代辦。而繙譯無從啓齒。適值大令見俄帥。繙譯囑爲承都統力求。俄帥仍以錦州旗人爲辭。大令曰。此老決無他意。放出令住關城。以免終日愁困。何如。俄帥允之。大令出。繙譯先奔承都統處告喜信。是日放出。繙譯得賄。喜出望外。承副都統亦感激非常。而大令未之知也。

十月初二日。俄帥不豫。擬回旅順調養。大令以重太尊在旅順。面求設法放還。俄帥與大令交好。言無不聽。曰。我此去。必當爲力。大令曰。若送還。大約在何處。曰。非烟台。卽天津。大令請給護照。以便重太尊歸途。免各國爲難。俄帥允於次早面給。大令歸。適教士高若翰來見。問重太尊事。大令以

實告。不料該教士於晚間詣俄帥。假大令口氣。謂需護照甚急。俄帥倚枕書成。蓋印交其攜回。

次日初三黎明。該教士請大令往。密謂曰。俄帥令我帶護照送重太尊歸。請君於護照後書華文。大令書畢。問重太尊何在。曰。烟台旅順尙無定所。如能將此地教款。先繳萬金。我當親往送回。否則護照在此。無能爲矣。大令速往南關見俄帥。俄帥已行。悵悵而歸。是時富都護同大令與各國將領聯絡甚歡。城內頗稱安靜。西南各鄉。搬入城者。幾乎無地可容。是日奉札。改某縣護理本府。先是重太尊行後。已委盧龍縣護理。因某令具稟自述其功。謂俄兵至某縣時。伊曾作書一紙。云敵國之兵入城。守土之官必死。幸勿殺害我民。以及我妾我子等語。令紳董持以示俄。俄兵遂露宿風餐。毫無騷擾。且謂德兵入城。伊巷戰多時。德兵敗出。畏懼逸去。其實俄兵由府赴某縣。有二府桂同往。紳民叩求。二府理說情願支應。不必入城。以免驚民。縣城得無擾者。桂二府之力也。當時某實已改裝匿馬號。德兵到時。城閉。德兵怒欲開砲。鹽店吳少蓮開城。面見德官。請勿開砲。而德兵一擁而入。搶掠東街一空。百姓至今述之切齒。吳會衆紳商允以支應。德官索銀。衆欲請示。縣官已先時遁去。不得已。搜各鋪得現銀八千兩給德官。始得無事。事平回署。返節詞上稟。據爲己功。而誣本府縱拳擊。禍遂得保某爲知府。

是月杪禧君因與聯軍不和請假赴上海舉古德君自代後經各商紳保留英國政府復派禧君充北京使館頭等參贊兩月後患足疾屢醫不效竟告病回國以後大令與古君尚能和衷人心甚安至是大令因府印尙未委署欲救重太尊回任向高若翰屢索護照不得遂親謁俄副帥懇爲設法副帥謂非查明現在是否已出旅順不可是日大令因公見古君談及重太尊據稱有英人自烟台來謂太尊已抵烟台大令復見俄副帥述其言請給護照復轉託洋商包輪船專丁攜資斧往迎至則太尊已到烟台月餘住客棧並無拘束去丁請登輪舟太尊過謹慎謂雖有護照非請道憲示不可見烟台道道憲以俄領事爲辭復見領事領事謂無旅順電報呈閱護照曰行止君自我我不干預太尊不敢造次作函令船回大令接函驚愕曰誤此機會太尊官職恐難保矣其時中堂並未出奏太尊若能早回決不至墮同僚奸計

十一月十四日大令因俄帥回旅順前送拳匪陶永和等羈押甚久恐幸逃法網遂商之副帥請電旅順稟俄帥回電飭照地方官擬辦通事某知之得賄賈放張德維一名其餘陶永和賈樹珍鄰友等三人當卽斬決

二十八日東門獲住賣鎗子人犯陶永年英兵官古德知之謂大令曰關外票匪敗買鎗子必



爲大禍。今獲犯，宜嚴究窩夥，從重懲處，以警效尤。大令提審，供出旗人吉恩、桂林二名，差不敢拿，密函都護，飭該旗交案。詎吉、桂二人不法，早爲古君所知，竟於次早派印兵二十人，提三犯去。古德親訊斬訖，旗衆知之，往求救，已無及。然此事甚快人心，以後販賣鎗子匪徒，皆視關城爲畏途。厥後大令復以重太尊事，請俄副帥電致旅順轉達烟台領事，一面仍僱輪舟往接。重太尊取副帥函並護照示領事，領事曰：君歸中國，俄官不管，欲行卽行可也。太尊始登舟，由秦王島回關，其時已十二月初二矣。中堂彈章業已出奏，有日矣。大令等尙未知之，留太尊住署內，擬令稟請回任。適太尊舊幕王春生至，述其被劾一切顛末，均皆憤恨，促太尊上稟辯冤。未及發而十五日上諭已至，太尊落職。關上各洋官聞之，皆不悅服。遇耶穌白牧師自遷安來，向各洋官談及某官縱拳仇教殺教民二百餘人，後又以勦拳匪爲名，誑詐鄉民甚多，今返超升，殊難服衆。洋官等遂聯名致函各欽差，請中堂參辦。乃被檄撤任。某復記繙譯林仲儀求古君設法挽回，亦不行。而洋官等欲公稟復重太尊官，並欲保大令署本府大令與太尊婉謝曰：中國自有體制，今卽寬抑，安敢藉外人之勢，以圖開復，更何敢借鄰邦之力，以期超遷。朝廷用人之權，關係至重，此端決不可開。君等盛意，我等銘感不忘可也。重太尊亦自安義命，僭功名於度外，卽日回遷安寄寓，後終得白復職。

二十四日天主高若翰因耶穌石門寨有賠款私領法兵往訛銀六千四百兩百股威脅紳商不敢抗。大令知之謂辦理教案乃地方官專責該教士私自領兵潛往攬索鉅款已屬不合况北鄉天主並未被害萬難允賠函致該紳等不准給付絲毫銀兩一面稟報全權請照會法欽差詎未奉批回該處紳董竟如數送給大令聞之已無如何遂將此事徧告各國從此皆輕視天主。

二十五日大令念年節將近民間強壯者雖多回家婦女老幼怯懦者流離在外情殊可憫。商同各國出示約束兵丁不准威嚇小民無論何家不准擅入內室且派紳董至鄉勸諭回家安業度歲以便開春耕種又編查牌甲良善者給以憑各國知耕種乃民根本亦皆樂從照辦於是各鄉道路扶老攜幼相率而歸者絡繹不絕一時歡欣之聲傳聞滿境即各國弁兵亦莫不謂聯軍所到之處華夷相安無能出檢關右者至年節城內外皆桃符新換爆竹聲喧。

二十七年元旦各國洋官皆仿華禮親來慶賀十餘日彼此暢敘賓主盡歡。

至十四日忽有德官進城見大令以失電線索賠大令問線何時失曰已半月矣大令曰電線軍中要件何至失去半月始知我當飭差查找而無賠償繙譯問幾日大令曰此事三日內如無着即出境無從查考繙譯以縣官頓限三日過期必賠告德官德官書於紙爲記而去而大令不知一

面派差嚴查兩日。卽得於攤上。原物俱在。以告繙譯。繙譯曰。不必急。緩一禮拜無妨。至第五日。忽傳官率數兵。催原贓。大令提人與驗。且謂已獲三日。德官曰。有贓亦須罰洋二千元。復大怒。將該犯各鞭二十。令枷號。大令曰。我已入贓。並獲。雖上憲不能責我。今二千元。爾罰何人。德官曰。知爾有錢。大令曰。我缺苦如荼。虧累不堪。請徧搜衙署。有錢皆相送可也。德官曰。爾無錢。可令各鋪商公罰。限明日十二點鐘。送南海。否則派兵入城。言畢。怏怏而去。大令怫然。往見各國。其時聯軍爲英國李將軍主政。大令見之。細陳顛末。將軍曰。帶兵入城。有違約章。伊決不敢。我姑先爲致函。洋元萬不可給。大令曰。德人素暴。民間恐懼。奈何。將軍曰。此皆繙譯之罪也。令繙譯見我。繙譯往見將軍。大罵繙譯。懼而逃。逸。將軍謂大令曰。民果懼。我明日十點鐘。派兵官入城保護。大令歸。以將軍之言告紳董。令弗給洋。而繙譯知英帥爲主。必敗其謀。遂商之同謀紳士。舉人谷芝瑞。於次日黎明。奔告衆曰。德官有函到。兵已起隊。頃刻必至。英官尙未來。恐虛語也。何以爲計。衆皆惶恐。同謀者曰。何不措辦一半。送往。以緩其來。衆謂宜稟縣。繙譯曰。若稟縣。決不及。我先行矣。衆懼甚。同謀者強關城各鋪索洋元。車載以去。並逼紳商數人。同往至南海。繙譯往返。屢弄。謂竭力代懇德官。始允了事。至十點鐘。英官入城。至衙署。大令請衆紳。始知已往南海。及衆歸。見大令。具言送洋千元之事。大令大怒。皆歸過於繙

譯與同謀者。並謂德官有責大令之函。大令曰。爾等豈皆木偶。任人所爲。英官已來。何以對英帥。英官聞之。不悅而返。大令遂往見英帥。備稱德官之函。與繙譯誑送千元一切情形。英帥怒甚。卽電稟德總帥。哇德西。請追回洋元。並辦德官。以符原約。後哇德西竟將德官撤任。調京訊問。送回本國懲辦。英帥尙欲追還洋元。因德官去。無從查究。事遂寢。其時鐵路暢行。百貨流通。惟權署關稅停辦。將及半年。尙未起徵。各客棧稅店。藉稅務魚肉商旅。大令知之。頗爲不平。適永平經應寶君幹。臣因公抵關。與大令晤談。及此。亦謂此事國課攸關。大可趁此整頓。今道憲未駐關城。地方官自當任勞任怨。以期涓滴歸公。大令曰。關署尙有委員專司其事。今委員已逃。地方官何能越俎。君如有意維持。雖係實缺。我將稟請道憲。令君兼管。寶君慨然應允。大令遂稟報道憲。復照會英國。會同寶君親見古德。面議定約。卽日開辦。並由寶君嚴諭書差。祛除積弊。不准絲毫侵蝕。嗣後稅務稍有起色。關城旗餉。由此挹注。顧全大局。實非淺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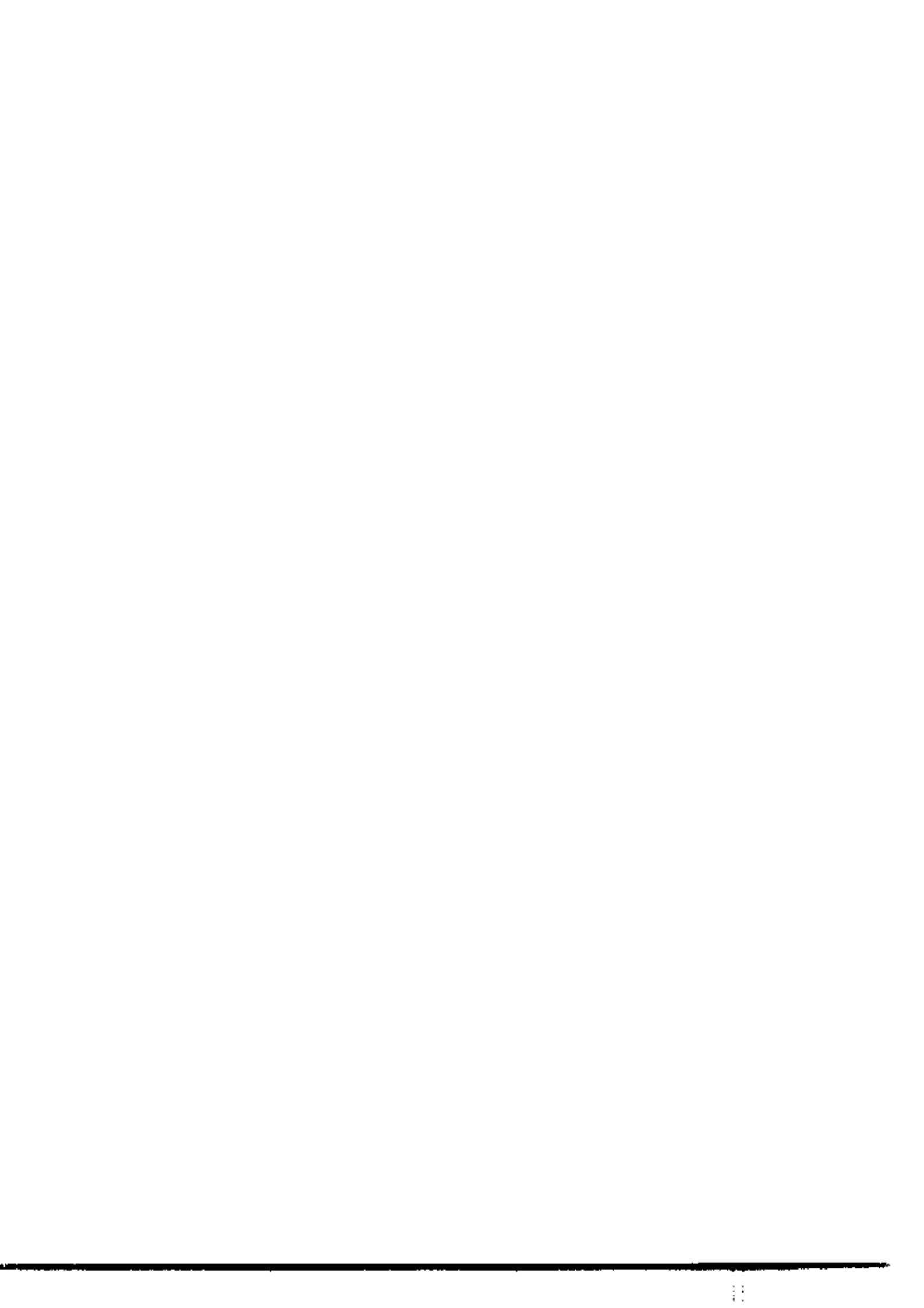
二十日英官古德請大令議北戴河一帶燬毀洋房一事。謂各國欽差來信云。除紫竹林以外。惟此處拆毀洋房最多。照公法非賠一百八十萬不可。大令曰。款從何出。曰。已有明文。歸本地籌措。曰。臨撫兩邑。幅員其小。恐搜括罄盡。亦難有此鉅款。况聯軍在南。馬賊在北。人人家室流離。食用尙

且不敷。恐逼之過急。良善亦流而爲賊。無論於事無濟。卽能羅掘湊集。而盜賊滿途。卽西人亦難高枕矣。敵縣查明該數處洋樓。乃西人商富避暑之所。皆係有餘之家。何必喪此天良。古君曰。如不議賠。不足以服人心。大令曰。平心而論。不賠不足服西人。賠又難服中土。何也。匪人焚毀而良民代償。有是理乎。夫西人與良民均受害者也。挖受害者之肉。補受害者之瘡。於心何忍。卽忍而爲之。徒令良民受累。當時燒搶之凶犯。反逍遙事外。吾恐匪人自此得意。將來爲禍。必有更烈者矣。古君聞此。變色曰。人孰無良。以賠款而累及無辜。原非西人本意。若能查獲正賊。盡法懲辦。以警將來。賠修洋樓之款。或可稍減。大令曰。如此鉅款。卽稍減。亦難籌措。况君既謂累及無辜。非西人本意。將來只有獲賊之後。罄賊人之家產。無論多寡。盡歸賠款。方爲正辦。古君曰。賊人家產無多。是賠如不賠也。大令曰。賠款除此別無可籌。古君曰。此事甚大。非獲匪五十名不能了案。大令曰。當日起火時。敵縣正在秦王島。眼見工人聚衆數百。猖獗異常。是洋樓爲工人所燒無疑。查工人皆山東天津居多。本地縱有勾串者。此時亦皆遠颺。非從緩計議。購線遠緝不可。古君曰。君所說皆甚有理。請具照會。以便據情稟復。欽差再定。大令一面稟明督憲。蒙督憲批云。賠修洋房爲數過鉅。實非民力所能堪。該令面晤英使。告以民情瘠苦。意圖免賠。所見甚是。但恐外人固執。能減不能免耳。姑磋磨。總以能節省

一分百姓卽省一分之累。此固父母斯民之責也。勉之。大令接批。復與英官往復函商數十次。始據英欽差復准。辦賊十人。以半月爲限。方可免賠。定議簽字後。大令卽傳集兩縣紳董。移商撫甯縣設法贖線。拿獲十人。細心訊問。得情真罪當者李占存、張得勝、李春太等三名。知會十一國官商約期。二月初十日。押犯齊集北戴河犯事地方。斬梟示衆。餘犯分別監禁。取保。有差辦理此案。不特華人感激。卽十一國西人亦同心悅服。英欽差與古君信有自交涉以來。已數十年。人人皆知焚殺之案。皆匪人所爲。而地方官畏獲犯之難。專以重斂良民爲賠償地步。以致民怨沸騰。且有從中取利。置凶犯於不問。天理難容。殊非正辦。惟此案辦理得法。較之賠款數十百萬之多者。奚啻天淵。西人聞之。無不痛快於心。雖毫無賠償。亦皆心悅誠服。以頌好官云云。

海甯陳守謙述稿

附燕晉弭兵記





記者曰：庚子之亂，畿冀糜爛，敵騎縱橫，攻大沽，陷天津，踞保陽，入神京，乘輿出巡，而聯軍追蹙，出居庸關，駐蹕西安，而法兵隊直入固關，有軍台効力前江蘇候補道沈公敦和出樽俎折衝論者，謂功在克復城池之上。庚子九月退敵於居庸關，辛丑二月退敵於固關，時勢不同，敵情各異，作退敵上下篇。

### 退敵篇上

庚子九月，京中謠傳兩宮尙駐蹕宣化，聯軍遂於二十一日出居庸關，沿途殺掠生靈，塗炭地方，官吏驚惶莫措，宣化縣令陳公本夙知沈公才，亟請口北道靈公椿函調來宣，設法阻止，時宣化府李公肇南甫卸任，謂紳民曰：此次聯軍西來，勢不可當，能求沈公來事，必有濟。張家口官吏士庶亦莫不以退敵望沈公。

公本以熟於洋務故，爲敵相剛毅所惡，奏劾發遣。九月廿四夜，察哈爾都統奎順公接靈公函，急調沈公往，公以衆望所歸，事又迫不及待，聞命卽行，與聯軍猝遇於雞鳴驛，居民聞公來，夾道懽呼，沈大人聯軍聞之，疑爲在紫荆關相與開仗之丹大人，各舉鋼矛圍於前，勢兇且危，公徐出名片

及與德國親王亨利合照見示。聯軍勢稍殺。

德國將官塔敦朋爲公前在江南統領自強軍時所部營官營務處部屬亦與公有舊。猝然相遇。乃具道來意。并請先容於聯軍統領岳克提督之前。公卽進見提督。乃言曰。一千九百八十八年。不佞隨侍貴國親王亨利遊歷江南。極承獎許。凡貴國士夫之旅華者。亦都與不佞交甚洽。現在各國各派全權議和。從此中外交誼當日益深。此間地方官吏聞貴軍至。深願以禮相待。毋復相見於干戈。囑不佞致意將軍。惟將軍圖之。提督徐答曰。前聞中國有延訂德國將官多人訓練自強軍者。非公耶。公答曰。是。提督又曰。余在北京瀕行時。營中某將有書一函。囑余帶交沈某。君卽其人乎。公曰。然。然則君與某將亦舊交乎。公曰。然。提督迺詢沈公在此爲何等人。公答曰。某來爲官紳士庶所公舉。自雞鳴驛以至張家口轄地。某皆有辦事之權。今貴軍來。當具供應。請勿擾。

聯軍屢議追駕。以關外輿圖不合。又值天寒。屢議屢止。岳克提督乃求公繪新圖以進。公答曰。此間地方遼廓。繪圖尙須時日。少留當報命。由是聯軍遷延。而追駕之舉乃免。

聯軍遇見中國兵勇。必開鎗轟擊。此次聯軍倉卒西來。宣化練軍及鄭馬各營尙駐紮宣化隣地。公請提督少留。蓋恐各營突遇聯軍。戰則有梗和議。不戰則猝不及避。藉計以緩其行也。

聯軍駐紮後。每至夜間。必闖入人家。姦淫婦女。公在雞鳴驛時。居民之被擾者。咸往求救。洋兵聞公至。即不敢犯而出。公歸即復入。或此出而彼入。公於是往來排解。竟夕不得寢。

廿六日。聯軍進至宣化。公後至。見城上已懸德國旗幟。兵士紛紛入城。公請提督傳令下旂。提督堅不允。公乃作而言曰。西國行軍通例。凡係某國兵力所得之城池。即歸某國管理。故城上應懸某國旂幟。若尋常行軍過處。兵隊駐紮。祇能懸旂幟於統領行館之前。今南關城外已爲將軍預備行館。請即移旂於其前。提督曰。北京都會及近京一帶。均懸各國旂幟。豈宣化獨能免乎。公曰。是不然。自兩宮西巡。百官流散。京畿已無人管理。故各國懸旂亦無人過問。今既認不佞爲宣張之領袖矣。則宣化一隅。不佞卽爲管理之人。自有管理之權。彼此講求睦誼。似未便指爲貴國兵力所得之地也。提督不能答。乃傳令下旂。次日。聯軍至張家口。公先爲懸旂於行館之前。提督亦遂無詞。

當拳勢盛時。宣化總兵某。曾率砲隊轟擊雙樹村教堂。此時岳克之意。必須轟洗雙樹村以雪前仇。公亟止之曰。現在拳匪已散。留於村者皆良民。礮子所至。悉成灰燼。毋乃太忍乎。且文明之國。不宜有此等舉動。致受殘忍之惡名。提督以某總兵前事已甚。不能無所懲罰。公再三勸解。乃元酬銀而罷。

公以聯軍每夜出淫人婦女。時時聞聲往救。連夕不得安睡。至是倦極就寢。忽有朱公濤者。隨推公醒。皇遽告曰。聯軍已拔隊行矣。公亟起進見提督曰。不佞聞將軍言。廿八日退口。何以軍隊已行。提督曰。我國未嘗行也。公曰。軍隊獨行得毋騷擾乎。請亟止之。提督曰。余本奉統帥瓦德西令。攻取張家口。君何能阻之。公再三固請。乃書號令一紙授公曰。此第六號號令也。可攜交噶喇哈姆。卽將第五號號令收回。公持令紙趨趕。途遇聯軍守卡者。欲以鎗擊公。公出示令紙。始獲放行。途中又遇意大利兵搶奪大車。公又出示令紙。意兵乃讓車於公。公卽乘車赴口。見噶喇哈姆。卽出示令紙與之。噶喇哈姆乃別派第一營德兵交公。由公調遣。

公既得調遣總兵之權。遂傳集軍士下令曰。某兵看守某堡門。某兵看守某衙署。某某看守某某各鋪號。凡口上重要之區。悉置守兵。不准軍士擅入。並令某德弁等。晝夜持鎗梭巡街市。以防營中出擾閭閻。藉以安枕。

聯軍到口。公限令駐紮邊路街及深溝兩處。其餘各坊巷及上下堡內。均不准駐兵。並以玉帶橋爲限。橋之北有市圈。皆大鋪號。時某號適運到金砂約值數十萬金。藉獲保全。

凡聯軍到處。必隨帶中國舌人。往往藉勢說案。或率兵搶掠。公偶過某錢鋪門。見有天津人某。

卽聯軍隨帶之舌人，率意兵數人，在鋪號搶掠銀錢。公卽往擊，先交萬全知縣看管，遂往見提督問曰：各國兵勇人等出外滋事，例當由各國自行懲辦，若係中國人，不亦應歸中國自辦乎？提督曰：然公遂以天津人某事告，必欲照例懲辦。提督曰：彼係我之用人，不在此例。請將某交出，由我自辦。公曰：某究係中國人，中國固自有懲辦之權。願將軍不復干預。提督無以應，公出令萬全縣監禁。

聯軍初至，文武官吏衣冠出迎，或具衣冠禮拜。一日，某大員之紅頂忽爲洋兵所擻，又某武員之翎支亦被拔去，某某窘甚。公入見，立叱之，遂以頂翎還公，公爲之安置如初。

意大利兵律最寬，兵士每夜潛出淫人婦女。公以雞鳴驛事太勞，因先手書護照多紙，凡叩門求救者，卽付以一紙，令持交巡街總弁，弁卽偕往驅散，發行護照，每夜不下數十紙。

西例禮拜日出遊，聯軍在口適逢禮拜，遂相率往萬全縣屬各鄉村游獵。岳提督已下令矣，公請於提督曰：今日軍士赴各鄉村游獵，鄉民無知，必致肇事，道路遠隔，恐軍令有所不能及，令遂止。岳克提督欲進至山西，意在追駕，公正告之曰：西北天氣嚴寒，前路冰雪深厚，大不利於行軍。昔法皇拿破崙第一進攻莫斯科，亦以嚴寒深雪，士馬多凍死，幾於片甲不回。此役情形，大致相同，願勿輕進，致貽後悔。提督意爲之動。

山西歸化城有殺英國水師總兵周尼思之事。尸身尚無下落。岳提督欲與師問罪，並查確耗。一日夜分，提督約都統奎公、副都統魁公及沈公往，幽諸別室，勒兵偕赴歸化。兩公皆倉皇無措。公告提督曰：周尼思未知下落，倘歸化聞貴軍至，必將其尸深藏，或焚毀滅迹，以免貽累。轉非所以保全周尼思之道。此事當由余處遣人往訪，必可得其實。提督從之，始得出。

張家口元寶山爲俄羅斯陸路通商口岸，並有各國洋商販運皮毛土貨。拳匪亂時，大半被毀。各洋商亦即停止貿易。至是洋商欲照舊販運，聯軍擬久駐口上爲保護計。公以聯軍久駐，不獨供應難支，官民亦多驚恐，乃商於岳提督曰：余欲開辦警察營以衛地方，即爲保護洋商販運之計。准營勇往來京張一帶，惟聯軍遇中國兵勇，輒齟齬肇事，警察營勇係倣貴國軍制，務請特別看待。故京張一路官商行旅往來頗資護衛。

岳克聞公言西路行軍不利，即於十月初二日拔隊折回北京。謠傳董福祥一軍駐紮張家口左右，仍欲與洋人爲難，故聯軍回至懷來，又停紮不進。并於懷來及叭噠嶺等處安設德律風線，爲久駐計。

岳克聞公言西行之不利，意志不能決。適岳囑公購馬於口外，公故意遲延，而天氣日冷，岳

遂歸。

聯軍屢議西行，均以公言天寒深雪，不敢輕進。時當秋盡冬初，天氣之寒倍早，岳提督遂深信不疑。至初六日，忽傳岳提督因凍而死，聯軍遂決計回京。

自聯軍退後，宣張官紳士庶咸服公應變之才，并感公保全之德。環請奎公據情入告，請免軍台疏入報可。皇太后覽奏喜曰：「不料沈某發往軍台，原爲今日之用，遂命公總辦洋務局，開練警察營，公於是駸駸向用矣。」

公自任洋務局事，擊拳匪，卹教民，議教堂賠款，保各國商旅，追查洋商毀失之貨物，勸撫口外滋擾之士匪，文書旁午，昕夕不遑。於調和民教一事，尤覺心力交瘁。有著名團首圖澤木者，張家口駐防記名驍騎校也。沈公請於都統，先行奏革，歸案審訊。得供後，卽請旨就地正法。臨刑之日，居民焚香跪道，頌沈公神明，爲地方除害。有宣化廩生祝某者，雄於財，拳勢盛時，曾勒輸錢文至此教中，以其助匪也，請地方官祭辦。沈公訪悉，祝某素行謹飭，設法保全。

十一月十八日，聯軍二次出關赴口，口上大吏先接全權大臣來文，以山西歸化謀殺周尼思一案，德國將興問罪之師，是時周尼思之弟周恩思，隨同聯軍西行，公見德將維納根，力止其行，維

納根曰。歸化將軍永德道台鄭文欽。昔日殺害周尼思。今日必須殺將軍道台以報此仇。公曰。此案已奉旨懲辦。毋勞貴軍遠行。斯時周尼思屍身適已查知下落。遂由周尼思之弟周恩思前往認殮。聯軍卽退。保全地方不少。奎公奏聞。得旨開復。

晉邊一帶。教堂最多。教民受拳禍最烈。至是日尋報復。地方官不敢過問。土匪潰勇亦勾結爲亂。公急檄地方官設法安撫。并令派兵會勦。民教乃賴以安。

有匪首馬天關者。與教中積不能平。招集亡命。日圖擾害。攝公之威。不敢猝發。自公入晉後。馬卽竄擾晉邊。前任歸綏道。今浙江鹽運使恩公銘。賢討勦平之。

張家口元寶山。爲俄羅斯陸路通商口岸。有俄商設立行棧。販運茶葉。拳匪亂時。行棧被焚。茶葉之運往庫倫恰克圖者。亦搶失過半。公卽設法查追。計獲二萬箱之多。值銀四五十萬兩。嗣因此項茶葉。已由國家賠償。既經查獲。俄國遂撥還銀四十五萬兩。公又於口外庫恰一路。安設馬巡。護送俄商運茶往來。蓋不如是。則俄將自行派兵護送。而地方多擾矣。

公於辛丑二月十五日。奉朝命入晉。張家口一帶官民留之不得。聯軍遂以張家口無人主持。任意往來。至三月二十二日。德都司克馬到口。以駐防旂營會習義和拳。仇殺洋教。必欲盡洗以洩。



其憤都統奎公等力勸不從。無復能箝制。焚燬營房數十所。人畜百餘數。苟有公心。念不已。

### 退敵篇下

庚子拳匪起於山東。蔓延畿輔。而山竄晉。以洩仇憤。並逼脅回鑾。九十月間。逾歲辛丑。改道入晉。德國某提督將萬人。由獲鹿井陘入固關。提督方友升。總兵劉煊往代。並有旨撤退防軍。劉光才擊不支。軍力不支。法軍遂入固關。踞槐樹浦。

先是錫公良恐我軍不能持久。已函調。有旨命察哈爾都統奎公順。迅飭沈公

十八日行次陽高縣郭二屯地方。故革相剛公毅之靈柩在焉。沈公具香燭往奠，並默祝曰：職道前以奉職無狀，經中堂參劾，罪至發遣，聖恩寬大，感極涕零。且吳淞砲台一案，非中堂奏辯，無人爲職道昭雪。職道尤深感激，惟中堂地下有知，至今日當恍然於職道之非漢奸矣。中堂生前最惡洋文，現下聯軍遍地皆是，靈柩入京，恐遭啓驗，惟有洋文護照，可免厥禍。職道當手書一紙，以報中堂舊日之恩。柩由是平安入京。

按公向在江蘇候補已亥夏間有人劾公擅拆吳淞砲台剛中堂殺查復摺云查拆吳淞砲台一節因吳淞開埠英律師担文發議將砲台拆毀據以上請者悉鈞經到埠一查惟總署核覆有案尙非沈敦箱擅行拆毀惟沈敦箱平日與洋人往來情密前以一官維繫尙不至倏然思逞若革職後任其優游上海則必將明日張騰挑唆洋人橫行無忌後患不可不防現在所查情節既具應得處分即止革職革職後應如何體結安置之處伏候聖裁旋奉  
特旨發往軍台効力贖罪

二十八日行抵太原。新撫岑公亦到。時聯軍力攻固關、龍泉關、長城嶺等處，警報頻仍，事機危急。岑公下車，見沈公不及語他事，遽袖詔書出示沈公曰：此特旨也。良由足下聲望遠震西京所致。願足下深維兩宮付託之重，三晉雲霓之望，速赴敵營，說阻強兵，以保晉疆，以蘇民命。公由是星夜遑征，不遑投宿，深恐沿途潰勇劫奪行李，遂約山西營務處太原府知府吳匡同行，驅散潰勇，安撫百姓。至平定州，吳公乃還。當是時，平定州官白昶已逃，人民流亡過半，道路積尸成堆，血膏原野，落日慘淒，而中西兵勇猶肆行搶掠，甚至擄及婦女，百姓跪道呼冤，紳士有請於沈公，願給保險費者。

有勸公速懸白旗以示降者。公皆不允。維時洋兵已入關。固關內子藥庫。被法人焚燬。地方受禍甚慘。閭閻爲之一空。公率警察勇四人。行於積尸之上。鎗林彈雨之中。亦危險萬狀。行近敵營。先作西文書。遣隨行之警察勇持赴德營。旋得德軍回函云。此次入晉。兵隊係由法國主政。公又致書法軍。法軍乃派馬隊二十人來迎。公卽單騎赴法營。法將巴耀問曰。足下此來亦有山西全省之權。可代巡撫行事否乎。公對曰。不佞受巡撫岑公命督辦全省洋務。辦理山西全省洋務之權。實不佞操之。將軍勞師遠征。意欲何爲。巴將曰。敵軍此來。有望於足下者五。前撫毓賢殘殺歐美男女至百九十一人。焚燬教堂醫院二萬二千餘間。教民六千六十餘命。未籌賠卹。一也。貴國朝廷。有擊辦拳匪之諭。而匪首大師兄等逍遙於法外。二也。各國被害至此。中國官吏竟無人出而議擬。使被害之人。稍慰於心。三也。縱庇拳匪各官。亦未懲處。四也。晉中礦山頗多。外人往勘者。輒多留難。且極危險。五也。有此五事。何能嘿爾而息。且晉省頑固最著。一切郵政礦政。尤宜及時舉辦。以開晉中風氣。否則外人來晉。仍多危險。足下明達時務。又有晉省全權。必能將以上各事。一一籌辦。以慰私願。公答曰。將軍所命於不佞者五事。不佞已受教矣。而不佞尤有望於將軍。一將軍所約各事。必須貴軍遠退。方能如命。一岑公已將匪首大師兄二師兄等擊辦。此事自當由岑公處置。要在誅戮頭目。解散脅

從一被殺歐美男女。除法人天主教當由不佞與將軍籌議外。其餘各教。不佞當與總教士李提摩太電商辦理。今日可以不提。一縱庇拳匪之官。已有上諭嚴懲。不能不欽遵辦理。斷不必大隊親臨。以勢相逼。一教中賠款。已由岑公派員會同教士公議。一以後外人來晉傳教及開礦等事。自當保護周至。以期平安無事。現擬擬設巡捕營。護送往來行旅。俟捕兵一到。務請貴軍退讓。以便節節駐紮保護。時李文忠電公請聯軍退至保定。公以捕兵不敷分布。僅能使聯軍退至正定。是役也。既爲山西退兵。又爲直隸退兵。巴將均能一一應允。並允以後聯軍不再擾及晉邊。遂相約赴正定簽押。蓋巴將欲就近請示於統帥威龍。而公亦欲請示於李文忠也。

維時法兵二萬人。佔踞民房。牆上漆書第一營、第二營字樣。并安設電線、郵政、德律風等。又備蒸汽水車二百餘輛。礮六十餘尊。爲久駐晉中計。自公與巴將定約後。卽行撤退。公遂曉諭百姓還居。此役也。法兵所注意者。在開通晉疆。故公尤力任保護行旅。及開辦郵礦等事。而巡捕營之設。尤爲退兵至計。其時固關內外均駐洋兵。皆藉口於自爲保護。公之設巡捕營也。自直隸正定府起。爲第一站。獲鹿爲第二站。井陘爲第三站。固關爲第四站。平定州爲第五站。測石驛爲第六站。壽陽縣爲第七站。榆次縣之什貼鎮。至太原省城。一路設馬巡。由是外人往來。得按站護送。絕無危險。

公見德將某極力阻其進兵。歐將曰：敝軍此次西行，統帥瓦德西親臨天津，曉諭軍士曰：今法軍求助於我，我軍當奮勇前驅，以示威武。無論前途危險如何，必須攻至太原。且現在晉省拳匪依舊驕橫，各國教士曾開送拳匪名單，故軍中知之甚審。此行必盡力搜殺，以雪仇憤。公對曰：貴軍大隊來晉，拳匪已聞風遠颺，計當由中國官拏辦，自必無從漏網。且新撫岑公，人極明健，不佞當以將軍之命告岑公，自必有以副將軍之望。勞師糜餉，誠無益也。尋法將與公定約，而德兵亦遂退還天津。

自德兵退回天津後，英人疑公必與法有密約，授以多少利權。倫敦太晤士報訪事毛理森亦云：軍隊頗行，瓦帥曾諭將士，必須攻至太原，苟非沈某授以利權，焉肯半途折回。公亦接西友書云：以畏兵之故，密授利權於外人，計謀之左，莫此為甚。各報均物議沸騰，謂公必與法有密約。公於是將條約揭曉，而謠諑乃息。并以開通晉省風氣之議，深佩法將調停之善。蓋自有此舉，而各國往來之人，不致危險如前矣。

法約定後，公與太原天主教之主教安懷珍議辦教案，而安主教猶屢次致書於德法將官，或言董軍來晉，或言教民又被殺害，數調兵來晉以挾制公。公又大費周章，備嘗艱險。